

官板
詩集傳通釋

卷五之七
國風

第三册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9189
册數	8 (3)
函號	273 286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詩卷第五

齊之二之八

齊國名本少昊時爽鳩氏所居之地

孔氏曰爽鳩氏司寇也爽

齊非

鳩鷹也鷲故為司寇主盜賊少昊以鳥名官其人之名氏則未聞也

在禹貢為青州

之域周武王以封太公望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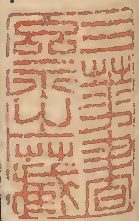
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太公姜姓本四岳之後

曰齊世家云呂尚者其先為四岳封於呂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西伯獵遇與語大悅曰自吾

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因以興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歸立為太師文王崩

武王平商既封於齊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

多歸之故為大國之地世號為東西秦得百二齊



亦得十二蓋可見矣大抵齊地富強今青齊淄濰

近利故孔子謂齊變而後至魯也愚按青州即今益都路齊州即今濟南路淄州即今陽

路與濰州德州棣州並隸山東東西道

雞既鳴矣朝音潮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賦也言古之賢妃御於君所至於將旦之時必告君曰雞

既鳴矣會朝之臣既已盈矣欲令君早起而視朝也然其

實非雞之鳴也乃蒼蠅之聲也蓋賢妃當夙興之時心常

恐晚故聞其似者而以為真非其心存警畏而不留於逸

欲何以能此季迂仲曰心苟在焉則聞蒼蠅之聲以為雞鳴心不在焉雖雷霆在側而耳不聞焉故

詩人叙其事而美之也孔氏曰以其君荒淫無賢妃之助故陳賢妃貞君警戒其君之語

○東方明叶謨郎反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同上月出之光

賦也東方明則日將出矣昌盛也此再告也輔氏曰一章疑於耳也二

章疑於目也古之賢妃進御於君當其夙興之時心常恐

晚故於耳目聞見之際疑其似者而以為真玩繹其辭則

其戰兢警惕真有臨深履薄之意至誠所感則其為君焉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叶莫滕反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賦也蟲飛夜將旦而百蟲作也甘樂會朝也○此三告也

言當此時我豈不樂與子同寢而夢哉然群臣之會於朝

者俟君不出將散而歸矣無乃以我之故而并以子為憎

乎王介甫曰甘與子同夢情也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義也

雞鳴三章章四句

季迂仲曰自古人君修身謹行而無流連荒亡之禍者非特有忠臣

義士亦由賢妃貞女夙夜警戒以成其德周宣之姜后齊桓之衛姬楚莊之樊妃是也不獨人君為然吳許升為博徒妻呂榮躬勤家業以養其姑數勸升脩學升每為不義輒流涕進規升感激自厲乃尋師遠學遂成名賢女之助如此愚按夫為妻綱古之人身脩而家齊者上也思齊所謂刑于寡妻是也夫道不足幸有賢妃助之成德者次也此詩所述是也彼有相與昏淫耽樂卒以覆亡如瞻印所刺幽王褒姒者無足道矣

序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

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此序得之但哀公未有所考豈亦以謚惡而得之

歟

子之還

音旋

今遭我乎狁

乃刀反

之間

叶居反

今並驅從兩肩

今揖我謂我儂

許全反

今

賦也還便捷之貌狁山名也從逐也獸三歲曰肩

釋文曰亦作豸

孔氏曰獻肩于公則儂利也○獵者交錯於道路且以便

捷輕利相稱譽如此

鄭氏曰俱出獵而相遭也謂我儂而譽之也譽之者以報前言還也

不自知其非也則其俗之不美可見而其來亦必有所自

矣

愚按集傳但言必有所自蓋不質其為哀公所致也

○子之茂

叶莫反

今遭我乎狁之道

叶徒厚反

今並驅從兩牡

今揖我謂我好

叶許厚反

賦也茂美也

○子之昌兮遭我乎狺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賦也昌盛也山南曰陽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爾雅舍人

曰狼牡名獾牝名狼獾音歡臧善也

還三章章四句

謝疊山曰千萬人之習俗原於一人之好尚千百年之敝化生於一時之

放心齊俗好田如此為人上者可不謹哉○范氏曰表記云上之好惡不可不謹也是民之表也國君禽荒而國人以習於田獵為賢閑於馳逐為好安於所習而不自知其非道民之道可不慎哉

序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俟我於著直據反叶乎而充耳以素叶孫反乎而尚之以

瓊華叶芳無反乎而

賦也俟待也我嫁者自謂也著門屏之間也孔氏曰門屏之間謂之宁

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宁立處也著與宁音義同充耳以續曠懸瑱殿所謂統膽

也孔氏曰懸瑱當耳故謂之塞耳統懸瑱之繩用雜絲線織之尚加也瓊華美石似玉

者即所以為瑱也古者五等之爵朝會祭祀皆以充耳不

瓊瑤英大抵只是押韻不知古人充耳以瑱或用玉或用象看來是以線穿垂在當耳處○東萊呂氏

曰昏禮婿往婦家親迎既奠鴈御輪而先歸俟于門外婦至則揖以入時齊俗不親迎故女至壻門始見其俟已也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音榮乎而

賦也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李寶之曰堂下至門謂之庭瓊瑩亦美

石似玉者○呂氏曰此昏禮所謂壻道婦及寢門揖入之

時也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叶於乎

而

賦也瓊英亦美石似玉者孔氏曰木謂之華草謂之榮榮而不實者謂之英然則瓊英瓊

華瓊瑩皆玉石光色謝疊山曰其充耳則以素以青以黃其加飾則瓊華瓊瑩瓊英脩容盛飾非不美也惜乎不知

禮○呂氏曰升階而後至堂此昏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

也東萊曰既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壻家之禮壻道婦入故於著於庭於堂每節皆俟之也

著三章章三句

序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今在我室今履我

即兮

興也履躡即就也言此女躡我之跡而相就也歐陽子曰相邀以奔

之詞也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闈叶宅今在我闈今履

我發叶方今

興也闈門內也發行去也言躡我而行去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輔氏曰東方之日東方之月恐是因其時以起興言彼淫

奔之女旦則躡我之迹而來暮則躡我之迹而去也

序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此男女淫奔者所自作非有刺也其曰君臣失道

者尤無所謂

東方未明

叶謨郎反

顛倒

都老反

衣裳顛之倒

叶都妙反

之自公召

之

賦也自從也群臣之朝

潮別翁色始入

○此詩人刺其君

興居無節號令不時言東方未明而顛倒其衣裳則既早矣而又已有從君所而來召之者焉蓋猶以為晚也或曰所以然者以有自公所而召之者故也

反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

叶典因反

之自公令

叶力證反

反

賦也晞明之始升也

孔氏曰晞是日之光氣湛露云匪陽不晞謂見日之光氣而物乾故以晞

為乾葦葭云白露未晞言露在朝旦未見日氣故以為乾義此無取於乾故言明之始升謂將旦時日之光氣始升也

今號令也

○折柳樊圃

叶博故反

狂夫瞿瞿

俱具反

不能晨夜

叶羊茹反

不

夙則莫

音慕

比也柳楊之下垂者柔脆之木也樊藩也圃菜園也

孔氏曰樊

郭璞云藩籬也種菜之地謂之圃瞿瞿驚顧之貌夙早也其外藩籬謂之園故曰圃菜園也

○折柳樊圃雖不足恃然狂夫見之猶驚顧而不敢越以

比晨夜之限甚明人所易知今乃不能知而不失之早則失之莫也程子曰柳柔脆易折之物折之為藩籬非堅固也狂夫亦知其有限晝夜之限非不明也乃不能知而不早則晏言無節之甚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序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夏官挈壺氏下士六人挈懸挈之名壺盛水器蓋

置壺浮箭以為晝夜之節也

孔氏曰挈壺氏以水為漏準晝夜共為百

刻冬夏之間則有長短太史立成法於每歲之間加減刻數以一年有二十四氣一氣之間分為二通率七日強半而易一箭周年而用箭四十八也曆言晝夜者以昏明為限漏刻不明

固可以見其無政然所以興居無節號令不時則未必皆挈壺氏之罪也

南山崔崔

子雖反

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

止曷又懷

叶胡反

比也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貌狐邪媚之獸

孔氏曰對文則飛曰

雌雄走曰牝牡散則可以相通左傳云獲其雄狐亦謂牡為雄綏綏求匹之貌魯道適魯

之道也蕩平易也齊子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襄公

通焉者也

孔氏曰襄公名諸兒僖公子愚

由從也婦人謂

嫁曰歸懷思也止語辭○言南山有狐以比襄公居高位

而行邪行

鄭氏曰雄狐行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形貌綏綏然喻襄公居人君之尊而為淫泆之行可恥惡

狐如且文姜既從此道歸于魯矣襄公何為而復思之乎

○葛屨五兩如字又音亮冠綏如誰反雙叶所終反止魯道有蕩齊

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比也兩二屨也綏冠上飾也屨必兩綏必雙物各有耦不

可亂也呂與叔曰屨與履為耦雖五兩各相耦冠綏之雙亦自為耦襄公文姜非其耦也庸用也

用此道以嫁于魯也從相從也呂與叔曰此上二章罪襄公言其理如是而襄公違

之以淫泆者何也

○執麻如之何衡音橫從子容反其畝莫後反取七喻反妻如之

何必告工毒反父母莫後反既曰告同上止曷又鞠居六反止

興也執樹鞠窮也○欲樹麻者必先縱橫耕治其田畝毛氏

曰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孔氏曰獵是行步踐履之名釋文曰衡亦作橫韓詩云東西畊曰橫從韓詩作由

云南北畊曰由欲娶妻者必先告其父母今魯桓公既告父母而

娶矣又曷為使之得窮其欲而至此哉呂東萊曰納之不正則容有不敢制

者今魯侯既以正禮納文姜當蚤裁制之曷為又使窮其姦而至於極也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

得止曷又極止

興也克能也極亦窮也呂與叔曰此上二章罪魯桓公言其理如是桓公縱之窮極其惡何

也愚按娶妻固必由於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然考桓公即位三年始娶文姜時惠公仲子之薨已久則但告廟而不

及稟命矣其年正月公會齊侯于贏自相議婚則不專由媒妁矣是知二事皆正桓公之所少者又况公不親迎而

使羽父遠平齊倍送女至謹公乃往會可謂重於儂公而輕於夫婦之倫矣是其不謹於正始宜乎姜氏之欲馴致

於鞠窮也

南山四章章六句

春秋桓公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公薨于齊

胡康

侯曰與者許可之詞曰與者罪在公也夫淫亂者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

傳曰公將

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

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

歷

遂及文姜

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享公使公子彭

生乘公公薨于車此詩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

桓也

序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

車作詩而去之

孔氏曰下二章責魯桓縱恣文姜序以主刺襄公故不言魯桓大夫遇是

惡作詩而去之言作詩之意以見君惡之甚於經無所當也

此序據春秋經傳為文說見本篇

無田

音佃

甫田維莠

羊九反

驕驕

叶音高

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音刀

比也田謂耕治之也甫大也莠害苗之草也驕驕張王

並去

之意忉忉憂勞也○言無田甫田也田甫田而力不給

則草盛矣無思遠人也思遠人而人不至則心勞矣以戒

時人厭小而務大忽近而圖遠將徒勞而無功也

蘇氏曰田必自

其小者始小者有餘而甫田可啓矣思遠人必自其近者始近者既服而遠者自至矣輔氏曰厭小而務大田甫田

者也妄作者之所為也忽近而圖遠思遠人者也妄想者之所冀也妄作則事不遠妄想則心徒勞

○無田甫田維莠稂無思遠人勞心怛怛叶旦悅反

比也 稂稂猶驕驕也東萊曰驕驕稂皆根莠侵凌嘉穀之狀 怛怛猶怛怛也

○婉兮變兮叶龍眷反 今總角也古患反叶 今未幾居豈反 見兮

突而弁兮

比也 婉變少好貌也 兩角貌未幾未多時也 突忽然高出

之貌弁冠名孔氏曰弁者冠之大號也 ○言總角之童見之未久而忽

然戴弁以出者非其躡等而強求之也 蓋循其序而勢有

必至耳 此文以明小之可大 邇之可遠 能循其序而脩之

則可以忽然而至其極 若躡等而欲速 則反有所不達矣

甫田三章章四句

序大夫刺襄公也 無禮義而求大功 不脩德而求諸侯 志大心勞 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未見其為襄公之詩

盧令令 其人美且仁

賦也 盧田犬也孔氏曰犬有田犬守犬戰國策云韓國盧天下之駿犬是盧為田犬也 令令

犬頷下環聲 ○此詩大意與還略同

○盧重直龍反 環其人美且鬢音權

賦也 重環子母環也孔氏曰重環謂環相重 大環貫一小環也 鬢鬢鬢好貌

○盧重音梅 其人美且偲七才反

賦也 鉤一環貫二也孔氏曰一大環貫二小環也 偲多鬚之貌輔氏曰仁則美其德

也鬻與偲則春秋傳所謂于思即此字古通用耳愚按左傳宣公

美其貌也二年宋之城者譏華元曰于思于思弃甲復來陸氏曰思西才反多鬚貌則此思字音願

盧令三章章二句

序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

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義與還同序說非是

敝笱在梁其魚魴鰈古頑反叶古倫反齊子歸止其從才用反如雲

比也敝壞笱罟也魴鰈大魚也孔氏曰孔叢子云衛人釣得鰈魚其大盈車子思問

曰如何得對曰吾下釣垂一魴之餌鰈過而不歸歸齊也

視又以豚之半鰈則吞矣是則鰈為大魚也如雲言眾也○齊人以敝笱不能制大魚比魯莊公不能

防閑文姜胡旦曰魴鰈皆魚之可制者也為其笱之敝

弱不能防閑也○防所以止水閑故歸齊而從之者眾也

胡庭芳曰齊子歸止而有如雲之從責莊公不能禁之之意在其中矣

○敝笱在梁其魚魴鰈才呂反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比也魴似魴厚而頭大或謂之魴孔氏曰陸璣云魴頭尤

曰罔魚得魴不如罔茹埤雅曰魴如雨亦多也

性旅行故其字從與亦謂之魴也楊氏曰如從之者眾也許穆夫人思歸暗其兄許人尤之終以義不得而止若魯莊公剛而有制使魯人無肯從者如許人焉

則文姜雖欲適齊尚可得乎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維癸反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比也唯唯行出入之貌如水亦多也

敝筭三章章四句

按春秋魯莊公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灼胡康侯曰婦

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會齊侯于禚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于道也杜氏曰禚地齊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胡康侯曰兩君相見享于廟中禮也

非兩君相見又去其國而享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諸侯甚矣杜氏曰祝丘魯地

胡康侯曰日會日享猶為之名也至是如齊師羞惡之心亡矣夫人之行不可復制矣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又會齊侯于穀胡康侯曰防魯地穀齊地一歲而再會焉其為惡益遠矣春秋莊公十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十九年夫人姜氏如莒二十年夫人姜氏如莒胡康侯曰禮義天下之大防也其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衛女思歸寧而不得故泉水賦許穆夫人思唁其兄而阻於義故載馳作聖人錄於國風以示後世使知男女之別也今夫人如齊以

寧其父母而父母已終以寧其兄弟又義不得宗國猶爾而况如莒乎婦人從人者也夫死從子而莊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禁亂之所由生故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次會于防于穀又次如齊又再如莒此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廢之者也

是以至此極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矣

序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

桓當作莊愚按桓公十八年不聽申繻之諫必欲與文姜同如齊則姜氏此一行非由桓公不能制而然也及公薨于齊而姜氏返魯莊公嗣位而姜氏孫于齊未久復返于魯自後姜氏之會齊侯者相望於春秋之策則防閑之說屬之桓公平屬之莊公平故曰桓當作莊

載驅薄薄普各反 簞芻朱韞苦郭反 魯道有蕩齊子發夕叶祥

命

寺通釋

卷五

十二

賦也薄薄疾驅聲篔方文席也蒹車後戶也

孔氏曰謂以竹為篔蔽車

之後朱朱漆也鞞獸皮之去毛者蓋車革質而朱漆也夕

猶宿也發夕謂離於所宿之舍○齊人刺文姜乘此車而

來會襄公也

○四驪

力馳反

垂轡

魯道有蕩齊子

豈

開改反

弟

魯道有蕩齊子

賦也驪馬黑色也濟濟美貌瀾瀾柔貌豈弟樂易也言無

忌憚羞恥之意也

○汶水湯湯

失章反

行人彭彭

魯道有蕩齊子

翔

賦也汶水名在齊南魯北二國之竟

境湯湯水盛貌彭彭

多貌言行人之多亦以見其無恥也

○汶水滔滔

吐刀反

行人儻儻

表驕反

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賦也滔滔流貌儻儻衆貌遊敖猶翱翔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

謝疊山曰曰豈弟曰翱翔曰遊敖文姜之情態歡欣快樂如此無禮

義無羞耻無忌憚盡見於此詩矣詩人鋪叙之詳形容之巧刺之深疾之甚也

序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

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此亦刺文姜之詩

猗嗟昌兮

音祈

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踰兮

射則臧兮

賦也猗嗟歎詞昌盛也頎長貌抑而若揚美之盛也

輔氏曰抑

若揚兮所以甚言其美也雖抑揚目之動也踰趨翼如也

臧善也○齊人極道魯莊公威儀技藝之美如此

愚按射則臧不

出正舞則選四矢反皆技藝之美其餘所言皆威儀之美所以刺其不能以禮防閑其

母若曰惜乎其獨少此耳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

食亦反

侯不出

正音征兮展我甥叶桑兮

賦也名猶稱也言其威儀技藝之可名也清目清明也儀

既成言其終事而禮無違也侯張布而射之者也正設的

於侯中而射之者也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楛賓射則張

布侯而設正孔氏曰射皆三番而止云終日射侯者美其

畫正正大如鵠三分侯廣而正居一焉侯身長一丈八尺

者正方六尺侯身一丈四尺者正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

身一丈者正三尺三寸少半寸正以綵畫為之王射五

正畫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諸侯射三正損玄黃孤

卿大夫士同射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之廣皆居

侯中三分之一而中央之綵方二尺也正之言正也射者

內志正則能中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為展誠也姊妹

之子曰甥言稱其為齊之甥而又以明非齊侯之子此詩

人之微詞也按春秋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九

月子同生即莊公也十八年桓公乃與夫人如齊則莊公

誠非齊侯之子矣

○猗嗟變叶龍兮清揚婉叶許兮舞則選雪戀兮射則

質叶肩兮四矢反叶孚兮以禦亂叶靈兮眷反

賦也變好貌清目之美者揚眉之美者婉亦好貌選異於

衆也或曰齊於樂節也貫中而貫革也四矢禮射每發四

矢鄭氏曰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反復也中皆得其

故處也言莊公射藝之精可以禦亂如以金僕姑射南宮

長上聲萬可見矣范氏曰射足以禦亂而禮不足以防淫也

左傳莊公十一年注曰金僕姑矢名南宮大夫

猗嗟三章章六句

或曰子可以制母乎趙子曰夫死從子通乎其下况

國君乎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

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

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

公哀敬之不至威命之不行耳輔氏曰趙子之說義

可易東萊呂氏曰此詩三章譏刺之意皆在言外嗟

嘆再三則莊公所大闕者不言可見矣嚴氏曰變風

外有全篇首尾皆託之他詞但中間冷下二語自

然使人默會如此詩極言其人容貌威儀技藝之美

而以歎息之詞發之是其人所不足者必有在於容

貌威儀技藝之外矣中間展我甥兮一句只一甥字

便見得是刺魯莊公只一展字便見得是人以莊公

為齊侯之子讀者既默會其意見得自猗嗟而下句

句稱美處節節是歎息不滿處詞不急迫而意深切

善亦可惜也二章展我甥兮莊公誠為我齊國之甥
 今人乃以為齊侯之子亦可惜也三章以禦亂兮莊
 公善射似可以禦亂也齊侯文姜之淫亂則無策以
 禦之亦可惜也李迂仲曰夫子曰君子多乎哉不多
 也世人乃專心於此而忘其本故莊公有威儀技藝
 之美而不免猗嗟之刺昭公習威儀之亟而不能止
 乾侯之禍漢成帝善脩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而不
 能制趙氏之橫雖多才多藝而不能務本何所補哉

序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
 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
 之子焉

此序得之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一百四十三句

魏一之九

魏國名本舜禹故都孔氏曰舜都蒲坂禹都平陽或安邑皆河東界魏境內有
 其都爾魏不居其墟也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
 枕河曲北涉汾水其地陘隘而民貧俗儉蓋有聖
 賢之遺風焉呂東萊曰水經注魏國城西南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
 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鄭氏曰昔舜畊歷山陶河濱禹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此儉約之化於是猶存
 周初以封同姓後為晉獻公所滅而取其地鄭氏曰魯閔公元年晉獻公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
 愚按先儒以魏所封為文王子畢公高之後也愚按今河東山西道
 今河中府解州即其地也有河中府及解州 蘇
 氏曰魏地入晉久矣其詩疑皆為晉而作故列於
 唐風之前猶邶鄘之於衛也蘇氏曰檜者鄭所滅也檜詩不為鄭而邶

鄘為衛魏為晉何也邶鄘衛之詩作於既滅其今詩所為者衛晉也至於檜詩未亡而先作矣

按篇中公行公路公族皆晉官疑實晉詩又恐魏亦嘗有此官蓋不可考矣

糾糾吉黹反葛屨可以履霜摻摻所銜反女手可以縫裳要

於遙之襪紀力反之好人服叶浦北反之

興也糾糾繚戾寒涼之意夏葛屨冬皮履孔氏曰夏葛屨猶締綌所以當

暑特為便於時耳非行禮之服若行禮雖夏猶當用皮摻摻猶纖纖也女婦未廟見

現之稱也娶婦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孔氏曰三月廟見謂無舅姑者婦入

三月乃見舅姑之廟若有舅姑則士昏禮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不待三月也雖即見舅姑亦三月乃助祭行未祭

行亦未成婦也要裳要襪衣領好人猶大人也○魏地陘隘其俗

儉嗇而褊急故以葛屨履霜起興而刺其使女縫裳輔氏曰糾葛屨本非可以履霜然自儉嗇者言之則亦可以履霜矣以興摻摻女手本未可以縫裳然自褊急者言之則亦

可使之縫裳矣又使治其要襪而遂服之也此詩疑即縫裳之女所作

○好人提提徒兮反宛然於阮反左辟音避佩其象揅勅帝反維

是褊心是以為刺叶音砌

賦也提提安舒之意宛然讓之貌也嚴氏曰宛委曲遜順貌讓而辟

者必左孔氏曰不敢當主故就客位揅所以摘剔髮用象為之貴者之

飾也其人如此若無有可刺矣所以刺之者以其褊迫急

促如前章之云耳輔氏曰此章則刺其內外表裏之不相副自其外而觀之則其進止之安舒遜

詩通釋

讓之有節服飾之貴盛宜若無可刺者矣然其心之褊迫急促如前章之云是以不能不刺之也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廣漢張氏曰夫子謂與其奢也寧儉則儉雖失中本非惡德然而儉之過則至於吝嗇迫隘計較分毫之間而謀利之心始急矣葛屨汾沮洳園有桃三詩皆言急迫瑣碎之意

序刺褊也魏地陜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

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音慕彼其音記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

異乎公路

興也汾水名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沮洳水浸處下濕

之地莫菜也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可為羹孔氏曰陸璣云莫莖大如

箸赤節節一葉今人纒以取繭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又可生食無度言不可以尺寸量也

公路者掌公之路車晉以卿大夫之庶子為之○此亦刺

儉不中禮之詩言若此人者美則美矣然其儉嗇褊急之

態殊不似貴人也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叶於良反美如英

殊異乎公行戶郎反

興也一方彼一方也史記扁鵲視見垣一方人愚按扁鵲姓秦名越

人長桑君與之藥使以上池之水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所謂垣一方者猶此詩言

汾一方古語皆然也癥音微英華也公行即公路也以其主兵車之行

列故謂之公行也孔氏曰公路公行一也宣公二年晉宦卿之適為公族庶子為公行

○彼汾一曲言采其蕢音續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

異乎公族

興也一曲謂水曲流處蕢水鳥昔也葉如車前草孔氏曰蕢牛脣

水鳥也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今澤寫也公族掌公之宗族晉以卿大夫之

適嫡子為之孔氏曰成公十八年左傳曰晉荀會樂鷹韓

同姓也鷹音黠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序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此未必為其君而作崔靈恩集註其君作君子義雖稍通然未必序者之本意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音遙不知我者謂

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叶將黎反子曰何其音基心之憂矣其誰

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叶新齋反

興也殽食也合曲曰歌徒歌曰謠孔氏曰謠既徒歌則歌不徒矣歌謠對文如此

散則歌未必合樂也其語辭○詩人憂其國小而無政故作是詩言

園有桃則其實之殽矣心有憂則我歌且謠矣程子曰此詩憂深思

遠矣國無政事則亡故憂思之深至歌且謠然不知我之心者見其歌謠而反

以為驕且曰彼之所為已足矣而子之言獨何為哉蓋舉

國之人莫覺其非而反以憂之者為驕也於是憂者重嗟
歎之以為此之可憂初不難知彼之非我特未之思耳誠
思之則將不暇非我而自憂矣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叶于不知我
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
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興也棘棗之短者爾雅曰大者棗小者棘於文重束為棗
並束為棘蓋棗性重喬棘則低矣故其
制字如此草注棘有赤白二種小棗
也叢高三四尺花葉莖實俱似棗也 聊且略之辭歌謠
之不足則出遊於國中而寫憂也極至也罔極言其心縱
恣無所至極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謝疊山曰使忠臣義士之心
畧見知於人通國上下不羣

吠而眾惡之問其所憂者何說今之所當行者何事魏
侯聞而大悔悟急為扶顛持危之謀晉豈能驟滅其國
哉國雖亡亦未必如是之速也嗚呼惜哉輔氏曰黍離
之憂憂王室之已覆也園有桃之憂憂魏國之將亡也
憂其已覆而不我知則亦已矣憂其將
亡而不我知則欲其思之者亦宜也

序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
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國小而迫日以侵削者得之餘非是

陟彼岵音戶今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

慎旃哉猶來無止

賦也山無草木曰岵上猶尚也○孝子行役不忘其親故

登山以望其父之所在因想像其人念已之言曰嗟乎我
之子行役夙夜勤勞不得止息又祝之曰庶幾慎之哉猶
可以來歸無止於彼而不來也蓋生則必歸死則止而不
來矣或曰止獲也言無為人所獲也

○陟彼岵起音今瞻望母叶滿今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

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賦也山有草木曰岵孔氏曰釋山云多草木岵無草木岵與傳正反當是傳寫誤也愚按集傳

釋岵岵之名不從爾雅而祖毛傳亦如卷耳之釋崔嵬與祖也季少子也尤憐愛少子者

婦人之情也無寐亦言其勞之甚也棄謂死而棄其尸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叶虛今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

偕叶舉上慎旃哉猶來無死叶想

賦也山脊曰岡陳少南曰岵也岵也岡也皆山之高處而

必偕言與其儕同作同止不得自如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輔氏曰既思其父又思其母又思其兄既想像其念已之言又想像

其祝已之言曰庶幾其謹之哉則斯人也必能以其親之心為心亦可謂賢矣愚按詩人以已之思親而知親之念已雖曰設為親念已之言實以深寓已念親之心也章末二語所以自警亦所以自悲可以見其忠孝之心矣近世如陳后山憶子詩曰吾母亦念我與爾寧相望尤足長人孝愛之情也

序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

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十畝之間叶居今桑者閑閑叶胡今行與子還叶音今

賦也十畝之間郊外所受場圃之地也張子曰周制國邦之外有聽為場圃之地者疑家受十畝以毓草木居東萊曰所謂十畝者特甚言之爾未可以為定數也閑閑往來者自得之貌行猶將也還猶歸也○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於其朝而思與其友歸於農圃故其詞如此

○十畝之外叶五今桑者泄泄以世反今行與子逝兮賦也十畝之外鄰圃也泄泄猶閑閑也逝往也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序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國削則其民隨之序文殊無理其說已見本篇矣

坎坎伐檀叶徒反今寘之河之干叶居焉反今河水清且漣力

反於宜反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直連反今不狩不獵

胡瞻爾庭有縣音玄音眩今彼君子兮不素餐七丹反叶今

賦也坎坎用力之聲檀木可為車者寘與置同干厓也漣

風行水成文也猗與兮同詩攷曰魯語詞也書斷猗大

學作兮莊子亦云而我猶為人猗是也太宗師曰而已反

猗蘇氏云種之曰稼歛之曰穡孔氏曰以稼穡相對皆先

穡若散胡何也一夫所居曰廛孔氏曰廛民狩亦獵也狙

貉類鄭氏曰貉素空餐食也○詩人言有人於此用力伐

檀將以為車而行陸也今乃寘之河干則河水清漣而無

所用雖欲自食其力而不可得矣然其志則自以為不耕

則不可以得禾不獵則不可以得獸是以甘心窮餓而不
 悔也詩人述其事而嘆之以為是真能不空食者輔氏曰不稼不穡則不可以得粒食不狩不獵則不可以得鮮食人之所食雖多而此二者為大故舉而言之所謂甘心窮餓而不悔者詩中雖無此意然觀其志之所有如此後世若徐穉之流非其力不食其厲志蓋如此愚按後漢徐孺子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蓋其厲志之勤必欲服勞而後食亦若此詩賢者之志也又如范文正公居官每計一日飲食奉養之費與所為之事相稱則無復愧耻苟或不然終夜不能安寢亦可謂能厲其志者也

○坎坎伐輻音福叶反今寘之河之側叶莊反今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今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今彼君子今不素食兮

賦也輻車輻也伐木以為輻也直波文之直也十萬曰億

蓋言禾秉之數也孔氏曰田方百里於今數為九百萬畝而王制云方百里為田九十億畝是億

為十萬也禾秉之數謂刈禾之把數獸三歲曰特

○坎坎伐輪今寘之河之濬順倫反今河水清且淪猗不

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丘倫反今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

縣鶉音純今彼君子今不素飧素門反叶今

賦也輪車輪也伐木以為輪也淪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

困圓倉也鶉鶉屬熟食曰飧

伐檀三章章九句孔叢子子曰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愚按有勞心而得食者

有勞力而得食者有躬耕而自食者豈必人人自耕以食哉但不可無其事而食其食耳伐檀君子意正

如此故詩人美其甘貧樂
賤雖不見用而不苟食也

序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

仕耳

此詩專美君子之不素餐序言刺貪失其指矣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古亂反女汝音莫我肯顧叶果反

逝將去女適彼樂音洛下同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比也碩大也三歲言其久也貫習顧念逝往也樂土有道

之國也爰於也○民困於貪殘之政故託言大鼠害已而

去之也輔氏曰三歲貫女則民之於上至矣莫我肯顧則

去女云者則是將去而猶有不
忍之意也不然尚何言之有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叶訖反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

去女適彼樂國叶于逼反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比也德歸恩也范氏曰莫我肯德者不以我為德也民出

也直猶宜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叶音毛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

去女適彼樂郊叶音高樂郊樂郊誰之永號戶毛反

比也謝疊山曰食黍不足而食麥食麥不足而食苗苗

者禾方樹而未秀也食至於此以比其貪之甚也勞

勤苦也謂不以我為勤勞也永號長呼也言既往樂郊則
無復有害已者當復為誰而永號乎

碩鼠三章章八句

張南軒曰碩鼠之詩聖人所為取
者以其上失道如此國人疾之甚

而欲去之猶有所未忍也故著其情於詩著其情於詩乃其所未忍絕也

序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

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孔氏曰蠶食桑漸漸以食使桑盡也猶重斂漸

漸以稅使困也解頤新語云蠶食喻重斂者莫切於此鼠食物且食且畏四顧不寧喻貪畏者莫切於此

此亦託於碩鼠以刺其有司之詞未必直以碩鼠比其君也

魏國七篇十八章一百二十八句

嚴氏曰魏唐無淫詩

蓋猶有先聖之風化焉輔氏曰寬裕者其流長急迫者其意短魏以地陜而褊急如此其何以傳世至於長久哉故變風作於平桓之世而國遂滅於惠公之十七年止五六十一年間耳詩人之意固憂之矣

詩卷第五

詩卷第六

唐一之十

唐國名本帝堯舊都在禹貢冀州之域太行恒山

之西大原大岳之野鄭氏曰今大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周

成王以封弟叔虞為唐侯孔氏曰晉世家云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

日以此封若於是封叔虞於唐地名晉陽是也南有晉水至子燮乃改國

號曰晉後徙曲沃又徙居絳孔氏曰唐叔生晉侯燮燮生武侯寧族族

生成侯服人成侯徙曲沃穆侯徙絳昭侯以下又徙翼及武公奔晉又都絳也其地土瘠

民貧勤儉質朴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焉前漢志曰河東

本唐堯所居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嗇張南軒曰堯之遺風只是儉而用禮一事亦不必事

事稱有遺風也其詩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蓋仍其始封之

舊號耳愚按叔虞封唐變侯號晉十七傳至晉侯

而不能滅唐之號能冒晉之號而不能繼唐之統

君子欲絕武公於晉而不可故摠各其詩為唐以

寓意焉然則晉詩稱唐見曲沃武公滅宗國之罪

而魏風首晉又以見曲沃獻公滅同姓之惡世變

如此春秋欲唐叔所都在今大原府曲沃及絳皆

不作不可也

在今絳州愚按今大原路改冀寧路今絳州

有曲沃縣絳縣並隸河東山西道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允橘反今我不樂音洛日月其除

直慮無已大康音泰職思其居叶音奸呼報反樂無荒艮士

瞿瞿俱具反

賦也蟋蟀蟲名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或謂

之促織陸璣曰一名蜻蛚里語曰促織鳴懶婦驚九月在堂聿遂莫晚孔氏曰七月說

蟋蟀云九月在戶此言在堂謂在室戶之外與除去也大

戶相近是九月可知過此月後則歲遂將暮矣

康過於樂也職主也瞿瞿却顧之貌○唐俗勤儉故其民

間終歲勞苦不能少休及其歲晚務閒之時乃敢相與燕

飲為樂而言今蟋蟀在堂而歲忽已晚矣當此之時而不

為樂則日月將舍我而去矣然其憂深而思遠也故方燕

樂而又遽相戒曰今雖不可以不為樂然不已過於樂乎

盍亦顧念其職之所居者使其雖好樂而無荒若彼良士

之長慮而却顧焉則可以不至於危亡也輔氏曰今我不

而不弛文武不能也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弛而不張文武

不為也好樂無荒良士瞿瞿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嚴氏

曰職思其居啓其憂也好樂無荒作其勤也蓋其民俗之良士瞿瞿警其懼也三言而君國之道盡矣厚而前聖遺風之遠如此愚按自堯而至於周蓋千餘年矣而其風化流傳固結於唐人之心故其民間質實勤儉之習親愛和樂之恩警戒忠告之情備見於詩此其俗之所以為厚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叶力反無已

大康職思其外叶五反好樂無荒良士蹶蹶俱衛反

賦也逝邁皆去也外餘也其所治之事固當思之而所治之餘亦不敢忽蓋其事變或出於平常思慮之所不及故

當過而備之也歐陽子曰職思其外者廣周慮也蹶蹶動而敏於事也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悵吐刀反叶

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賦也庶人乘役車歲晚則百工休矣孔氏曰春官巾車注云役車方箱則載任器以供役收納禾稼亦用此悵過也休休安閑之貌樂而

有節不至於滯所以安也輔氏曰庶人之役車猶休矣則君子可無一日之樂乎職居其居謂所居之職也職思其外謂所職之外也職思其憂謂思之極而至於憂也瞿瞿顧慮周旋之貌未見於為也蹶蹶則見於為矣蹶蹶動而敏於事之貌未見其安也安則瞿瞿蹶蹶之效也始則瞿瞿然而思中則蹶蹶然而為終則休休然而安必如是始可以樂而謂之良士爾

蟋蟀三章章八句輔氏曰歲聿其逝則不止於歲聿其逝矣日月其邁則不止於日月其除矣日月其悵則不止於日月其邁矣職思其外則不止於職思其外矣蹶蹶則不止於瞿瞿矣休休則又瞿瞿蹶蹶之效也其意皆自近而遠自淺而深是則所謂憂深而思遠者也陳壽翁曰始思其居則所居處之中次思其外則又出於所

蟋蟀三章章八句

其逝矣日月其邁則不止於日月其除矣日月其悵則不止於日月其邁矣職思其外則不止於職思其外矣蹶蹶則不止於瞿瞿矣休休則又瞿瞿蹶蹶之效也其意皆自近而遠自淺而深是則所謂憂深而思遠者也陳壽翁曰始思其居則所居處之中次思其外則又出於所

居之外終思其憂則思之遠而憂之深可見矣楊氏曰此詩欲及時自樂也而卒曰好樂無荒可謂有禮矣當是時風雖變而堯之遺風未亡也○唐風自是尚有勤儉之意作詩是一箇不敢放懷底人說今我不樂便又說無已太康愚按此詩必曰蟋蟀在堂而後曰今我不樂則能不遊于逸矣既曰今我不樂又曰無已大康則能不淫于樂矣曰職思其外則儆戒無虞也曰好樂無荒則無怠無荒也以詩人之克勤克儉所憂所思雖無唐虞君臣之德業而其發於詩者與伯益告戒之詞同條共貫信乎前聖遺風之遠也

序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

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

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河東地瘠民貧風俗勤儉乃其風土氣習有以使之至今猶然則在三代之時可知矣序所謂儉不

中禮固當有之但所謂刺僖公者蓋特以謚得之而所謂欲其及時以禮自娛樂者又與詩意正相反耳况古今風俗之變常必由儉以入奢而其變之漸又必由上以及下今謂君之儉反過於初而民之俗猶知用禮則尤恐其無是理也獨其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為得之然其所以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者又初不為此也唐自是未改號晉時國名序者便率合謂此晉也而謂之唐乃有堯之遺風本意豈因此而謂之唐是皆鑿說愚按季札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其憂之遠也意序者據此遂謂因其有堯遺風而謂之唐不知大師特係以始封之號爾初無與於堯也

山有樞

鳥侯昌朱二反

隰有榆

夷周二反

子有衣裳弗曳弗婁

力俱

是愉

他侯以朱二反

子有車馬弗馳弗驅

祛尤屬于二反

宛

於阮反其死矣他人

力俱二反

興也樞莖

也今刺

去聲榆也榆白粉也

呂東萊曰陸璣云

樞其針刺如柘其

葉如榆為茹美滑於白榆也榆之皮色白者名粉郭璞云粉榆先生葉却著莢皮色白

曰曳者衣裳在身行必曳之

廣韻注曰曳牽也又引也

馳走驅策也宛坐見貌愉樂

也

此詩蓋以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故言山則有樞矣

隰則有榆矣

詩所以能興起人處全在興如山有樞隰有

榆別無意義只是興起下面子有車馬子有

衣裳

子有衣裳車馬而不服不乘則一旦宛然以死而他

人取之以為已樂矣蓋言不可不及時為樂然其憂愈深

而意愈感矣

愚按死其死矣而衣裳車馬徒為他人之樂

是其憂遠及於身後其意欲盡樂於生時則

雖解前篇深遠之憂而憂反愈深雖

答前篇為樂之意而意則愈感矣

也

○山有栲

音考叶去九反

隰有杻

女九反

子有廷內弗洒弗埽

子有鍾鼓弗鼓弗考

叶去九反

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叶補荷反

蘇

興也栲山樗也似樗色小白葉差狹

孔氏曰栲亦類漆樹俗語曰樗樗栲漆相

似如杻櫨也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其理多曲少直

材可為弓弩幹者也

陸璣曰杻二月中開花似練而細藥

正白蓋樹今官園種之正名曰萬歲

考擊也保居有也

○山有漆

音七

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

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詩通釋

卷六

五

詩通釋

卷六

五

詩通釋

卷六

五

詩通釋

卷六

五

詩通釋

卷六

五

興也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永長也人多憂則覺日短

飲食作樂可以永長此日也孔氏曰曲禮下云士無故不

言永日者人而無事則日長難度若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謝疊山曰始言他人是愉中言

悲一節此亦憂深思遠也呂東萊曰前漢地志

序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

用有鍾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

民散將以危亡四隣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

作詩以刺之也

此詩蓋亦蒼蟋蟀之意而寬其憂非臣子所得施

於君父者序說大誤

揚之水白石鑿鑿

子洛反

素衣朱襮

音博

從子于沃

叶鬱反

既

見君子云何不樂

音洛

此也鑿鑿巉巖貌襮領也諸侯之服繡黼領而丹朱純

也孔氏曰此諸侯朝服祭服之裏衣也以素為衣丹為緣

繡黼為領刺繡以為衣領名為襮嚴氏曰冕服絲衣也

中衣用素素絲也皮弁服朝服玄端麻衣也中衣用布凡

服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衣

上加朝服此以素為衣是以絲

為之謂冕及爵弁之中衣也

子指桓叔也沃曲沃也○

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是為桓叔按左傳史記晉

其弟曰成師穆侯薨仇立是為文侯文侯薨昭侯立封成

而晉微弱國人將叛而歸之故作此詩言水緩弱而石巉
巖以比晉衰而沃盛故欲以諸侯之服從桓叔于曲沃且
自喜其見君子而無不樂也歐陽子曰揚之水其力弱以
比昭公微弱不能制曲沃而

桓叔之強於晉國如白石鑿鑿
然見於水中爾其民從而樂之

○揚之水白石皓皓

古老反叶
胡暴反

素衣朱繡叶先
妙反從子于

鵠

叶居
號反

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叶一
笑反

比也朱繡即朱褌也鵠曲沃邑也

○揚之水白石粼粼

利新
反

我聞有命

叶彌
并反

不敢以告人

比也粼粼水清石見之貌聞其命而不敢以告人者為之
隱也桓叔將以傾晉而民為之隱蓋欲其成矣輔氏曰民
為桓叔隱

而欲其事之成此可見其情之大可畏也大禹之訓曰予
臨兆民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弗敬其旨
深哉胡庭芳曰不敢云者亦以見桓叔之
強有可畏之勢不是不告人特不敢耳

不軌之臣欲行其志必先施小惠以收眾情然後民翕然

從之田氏之於齊亦猶是也故其召公子陽生於魯國人

皆知其已至而不言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嚴氏
曰命

謂桓叔命其徒以舉事禍將作矣我聞其事不
敢以告人也言不敢告人乃所以深告昭公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序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

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詩文明白序說不誤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音記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餘

反遠條且

興而比也椒樹似茱萸有針刺其實味辛而香烈聊語助

也朋比也釋文曰比必履反謂無且歎詞遠條長枝也○

椒之蕃盛則采之盈升矣彼其之子則碩大而無朋矣椒

聊且遠條且歎其枝遠而實益蕃也范氏曰椒聊且者本

其枝別將遠而無窮也陳少南曰此不知其所指序亦以

為沃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剝九六反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

且遠條且

興而比也兩手曰剝季廷仲曰陸農師云兩手為剝兩剝

篤厚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

嚴氏曰此詩言桓叔之強而不及

昭公其意則憂昭公之弱言在此

而意在彼也輔氏曰揚之水椒聊二詩述當時民情

棄舊君而樂桓叔也如此則其俗之薄甚矣聖人何

取焉夫民罔常懷懷于有仁民之去就繫土之人如

何耳上則無道而責民之我棄不可也是以古之聖

人臨乎民上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焉凡有不得者

皆反求諸己而已故聖人錄此二詩以見民無常懷

而在上者不可

不強於自治也

序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強能脩其政知

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綢直留繆反芒侯東薪三星在天叶鐵今夕何夕見此良

人子今子今如此良人何因反今夕何夕見此良

興也綢繆猶纏綿也孔氏曰綢繆是東薪三星心也在天

昏始見於東方建辰之月也鄭氏曰昏而不見嫁之候今

時愚按心宿之象三星鼎立故因謂之三星然凡三星者

非止心之一宿而知此詩為指心宿者蓋春秋之初辰月

未日在畢昏時日淪地之酉位而心宿始見於地之東良

方此詩男女既過仲春之月而得成婚故適見心宿也良

人夫稱也○國亂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得遂其婚姻

之禮者詩人叙其婦語夫之詞曰方綢繆以東薪也而仰

見三星之在天今夕不知其何夕也而忽見良人之在此

既又自謂曰子今子今其將奈此良人何哉喜之甚而自

慶之詞也

○綢繆東芻叶側三星在隅叶語今夕何夕見此邂逅戶

反逅胡豆反叶子今子今如此邂逅何反

興也隅東南隅也昏見之星至此則夜久矣邂逅相遇之

意此為夫婦相語之詞也

○綢繆東楚三星在戶侯古今夕何夕見此絮采旦者

叶章與反子今子今如此絮者何

興也戶室戶也戶必南出昏見之星至此則夜分矣絮美

也此為夫語婦之詞也或曰女三為絮一妻二妾也季迂

國語雖曰三女為絮而又曰

日絮美物是言美女也

綢繆三章章六句

李迂仲曰滌沃之禍生於奢侈唐之風俗尚儉昏姻雖不得其時猶

未至於滌奔也

序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

此但為昏姻者相得而喜之詞未必為刺晉國之

亂也

有杖之杜其葉湑湑

反私叙

獨行踽踽

反俱禹

豈無他人不

如我同父

反扶雨

嗟行之人胡不比

反毗志

焉人無兄弟胡

不飲焉

反七利

興也杖特也杜赤棠也

孔氏曰陸璣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于有赤白美惡赤棠于澁而酢

無味湑湑盛貌踽踽無所親之貌同父兄弟也比輔仗助也

○此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於人之詞言杖然之

杜其葉猶湑湑然人無兄弟則獨行踽踽曾杜之不如矣

然豈無他人之可與同行也哉特以其不如我兄弟是以

不免於踽踽耳於是嗟嘆行路之人何不閱我之獨行而

見親憐我之無兄弟而見助乎

○有杖之杜其葉菁菁

反子零

獨行裊裊

反求螢

豈無他人

不如我同姓

反叶桑經反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

飲焉

興也菁菁亦盛貌裊裊無所依貌

嚴氏曰同姓亦謂兄弟變文成章耳

杖杜二章章九句

序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弁焉

此乃人無兄弟而自歎之詞未必如序之說也况曲沃實晉之同姓其服屬又未遠乎

羔裘豹祛

起居起據二反

自我人居居

斤於斤御二反

豈無他人維子

之故

攻乎古慕二反

賦也羔裘君純羔大夫以豹飾祛袂也

孔氏曰袂是袖之大名祛是袖頭之

稱小居居未詳

○羔裘豹褻

徐救反

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報呼

反叶呼候反

賦也裘猶祛也究究亦未詳

羔裘二章章四句

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

序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詩中未見此意

肅肅鴉羽集于苞栩

况禹反

王事靡盬

音古

不能執稷黍父

母何怙

候古反

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比也肅肅羽聲鴉鳥名似鴈而大無後趾集止也苞叢生也栩柞櫟也其子為皂斗殼可以染皂者是也

本草注曰櫟木三四月開黃花八九月結實其實為皂斗斛櫟皆有斗爾雅櫟其實栝釋曰栝盛實之房也其實椽也有栝景自聚柞櫟

也行也羽也皆櫟之通名椽也孔氏曰鹽與
 斗子煮食可止飢穀堪染皂鹽不攻緻雅也
 左傳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然則蟲害器敗穀者
 皆謂之蟲是鹽不攻牢不堅緻之意也李迂仲曰王事靡
 鹽謂勤於王事而無不攻緻也執樹怙恃也○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
 母故作此詩言鴉之性不樹止而今乃飛集于苞栩之上
 如民之性本不便於勞苦今乃久從征役而不得耕田以
 供子職也悠悠蒼天何時使我得其所乎孔氏曰鴉連蹄
 今從征役亦甚危苦此王家之事無不攻緻故盡力為之
 不復能種黍稷父母當何所怙乎人窮則反本困則告天
 故訴天而告怨也輔氏曰王事靡鹽者或勤王之事或敵
 王之愾皆不可知天子不恤侯國侯國不恤其民使民久
 從征役不得耕耨父母飢餓無所恃賴則其窮亦甚矣然
 但呼天而告之猶冀有時而得所也雖唐風之厚然其情
 之危亦岌岌然矣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故王道必使
 斯民養生送死仰事俯育之無憾不然則亦何所不至哉

○肅肅鴉翼集于苞棘王事靡鹽不能執黍稷父母何
 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比也極已也

○肅肅鴉行戶郎反集于苞桑王事靡鹽不能執稻粱父
 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比也行列也稻即今南方所食稻米水生而色白者也本
曰稻米有粳米即人常所梁粟類也有數色本草注曰凡
食但有白赤大小四五種粟類青梁穀穗有毛粒青米亦微青而細於
 黃白梁黃梁穗大毛長穀米俱麤於白梁嘗食也常復
 其常也范氏曰思得休息以
反其常厭亂之甚也

鴉羽三章章七句陳少南曰春秋之時諸侯猶以王
命征役故曰王事靡鹽但調發未

必均故君子苦之愚按變風多作於春秋特斯時也天下不知有王之時也而北門云王事適我伯兮云為王前驅此詩亦云王事而且以靡盬為言雖皆怨者之詞猶幸王命之行於列國亦可以見君臣之義根於人心也亦可以見文武成康之遺澤也

序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序意得之但其時世則未可知耳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賦也侯伯七命其車旗衣服皆以七為節

王介甫曰周禮司服所謂侯伯

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即典命所謂侯伯七命衣服以七為節也呂東萊曰周禮注鷩冕七章衣三章一曰華蟲畫以雉即鷩也二曰火三曰宗彝皆畫為績裳四章一曰藻二曰粉米三曰黼四曰黻皆以為繡鷩音籠子

天子也○史記曲沃桓叔之孫武公

季迂仲曰桓叔生莊伯鯈鯈生武公稱

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王王以武公為晉君列於

諸侯此詩蓋述其請命之意言我非無是七章之衣也而

必請命者蓋以不如天子之命服之為安且吉也

輔氏曰安謂不

程杕吉謂無後患此特以利害言耳非誠知義命之所在也季迂仲曰唐劉仁恭嘗謂使者曰旌節吾自有但要長安本色耳此詩與仁恭之言無異蓋當是時周室雖衰典刑猶在武公既

負弒君篡國之罪則人得討之而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

故賂王請命而為說如此然其倨慢無禮亦已甚矣

輔氏曰請

命于天子而敢自謂豈曰無衣不如子之所命則其辭之倨慢無禮亦甚矣大率意得志滿者其辭多如此嚴氏曰武公有無王之心而後動於惡篡弒大惡也王法之所不容誅也彼其請命于天子之使豈真知有王哉正以人心

所不與非假王靈則終不能定晉也此正與唐蕃鎮狀其主帥而代之以坐邀旌節者無以異釐王貪其寶玩而不思天理民彝之不可廢是以誅討不加而爵命行焉則王綱於是乎不振而人紀或幾乎絕矣嗚呼痛哉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煖於六兮反

賦也天子之卿六命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以當侯伯之

命得受六命之服比於天子之卿亦幸矣王介甫曰六者子男之服也子

男之服以五為節而曰六者矢子之卿六命與子男同服故也煖煖也言其可以久也與

叔曰義理有所未安雖食不飽雖衣不煖

無衣二章章二句

嚴氏曰武公之事國人所不與也以晉世家考之初潘父弑昭侯而迎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是為孝侯此桓叔初舉而國人

不與也其後曲沃莊伯弑孝侯于翼晉人又攻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邾是為鄂侯此莊伯再舉國人又不與也及鄂侯卒莊伯伐晉晉人立鄂侯子光是為哀侯此莊伯三舉而國人又不與也及武公誘小子侯殺之晉復立哀侯弟緡此武公五舉而國人終不與也最後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王命武公為諸侯然後晉人不得已而從之耳然聖人致嚴於名分之際陳成子之事至沐浴而請討蓋以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入得而討之無衣之詩不刪者所以著世變之窮傷周之衰也呂東萊曰以史記左傳考之平王二十六年晉昭侯封成師于曲沃專封而王不問一失也平王三十二年潘父弑昭侯欲納成師而王又不問二失也四十七年曲沃莊伯弑晉孝侯而王又不問三失也桓王二年曲沃莊伯攻晉王非特不討反使尹氏武氏助之四失也至是武公篡晉僖王反受賂命為諸侯五失也以此五失觀之則禮樂征伐移於諸侯降於大夫竊於陪臣其所由來者漸矣愚按春秋之始魯惠公以其妾仲子為妻及仲子沒平王則使宰咺來歸期魯桓公以弟弑兄及沒莊公則使榮叔來

錫命周之典禮皆周之自壞也歲改月化下愈陵上愈替於是武公篡晉僖王命為侯三晉又滅武公之祀亦得以威烈王之命為侯嗚呼司馬公之通鑑固不得不後春秋而作也然以釐王武公之事觀之則朱子所謂迷先幾者信矣

序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序以史記為文詳見本篇但此詩若非武公自作以述其賂王請命之意則詩人所作以著其事而陰刺之耳序乃以為美之失其旨矣且武公弑君篡國大逆不道乃王法之所必誅而不赦者雖曰尚知王命之重而能請之以自安是亦禦人於白

畫大都之中而自知其罪之甚重則分薄賦餌貪吏以求私有其重寶而免於刑戮是乃猾賊之尤耳以是為美吾恐其獎姦誨盜而非所以為教也小序之陋固多然其顛倒順逆亂倫悖理未有如此之甚者故予特深辨之以正人心以誅賊黨庶幾乎大序所謂正得失者而因以自附於春秋之義云
愚按晉趙盾亡不越境反不討賊許世子不嘗藥春秋且不少從未減皆結正其弑君之罪况武公篡逆如此而講命之事反可以為美乎朱子此論足以正人心於千載之後誅賊黨於千載之上矣然則此義行而亂臣賊子懼

有杖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

呼報之曷飲於鶴食音之

比也左東也噬發語詞曷何也○此人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故言此杖然之杜生于道左其蔭不足以休息如已之寡弱不足恃賴則彼君子者亦安肯顧而適我哉然其中心好之則不巳也但無自而得飲食之耳夫以好賢之心如此則賢者安有不至而何寡弱之足患哉

○有杖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今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比也周曲也

有杖之杜二章章六句

序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

以自輔焉

此序全非詩意

葛生蒙楚蔌蔓于野叶上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興也蔌草名似栝樓葉盛而細蔓延也予美婦人指其夫

也○婦人以其夫从從征役而不歸故言葛生而蒙于楚

蔌生而蔓于野各有所依託程子曰葛之生託於物蔌之生依於地興婦人從君子

而予之所美者獨不在是則誰與而獨處於此乎

○葛生蒙棘蔌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興也域塋音域也息止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賦也粲爛華美鮮明之貌獨旦獨處至旦也

○夏之日冬之夜叶羊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叶姬

賦也夏日永冬夜永居墳墓也○夏日冬夜獨居憂思於

是為切然君子之歸無期不可得而見矣要死而相從耳

張南軒曰知其死亡之無日矣則斷之以百歲之後庶幾得同歸于丘而已其亦傷之至也鄭氏曰言

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盡蘇氏曰思之深而無異心

此唐風之厚也

○冬之夜同夏之日百歲之後叶音歸于其室

賦也室壙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

輔氏曰前三章人情之常也後二章唐風之厚也大序所謂發乎情

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者是詩可以當之矣

序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程子曰此詩思

存者非悼亡者朱子說見下序

采芩采芩首陽之巔叶典人之為言苟亦無信叶斯舍

音捨旃之然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比也首陽首山之南也孔氏曰首陽在河東蒲坂南季迂仲曰亦名雷首山愚按集傳以首

為山名陽為山之南春秋傳亦曰趙宣子田于首山然此詩下章又云首陽之東則似首陽二字同為山名論語集

注亦嘗指首陽為山名矣豈泛名其山則曰巔山頂也旃首山主山南而言則又獨得首陽之稱乎巔山頂也旃

之也○此刺聽讒之詩言子欲采芩於首陽之巔乎然人

之為是言以告子者未可遽以為信也姑舍置之而無遽以為然徐察而審聽之則造言者無所得而讒止矣彭氏曰某

氏云人之為言不可遽信則固當舍置然舍之而不究其實則讒言猶幸於得中而無所懲必究其有無之實則為言者無所得而自止矣或曰興也下章放此呂東萊曰采苓采苦采者興采聽之當遠也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慙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不輕聽易動而徐觀其是非惟遠者能之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叶後五反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

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比也苦苦菜也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孔氏曰苦所謂堇茶也與許也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

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比也從聽也

采苓三章章八句

埤雅曰苓生於隰葑生於圃則首陽之巔不必有苓其下不必有苦其東不必有葑則理可以無聽從矣

序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獻公固喜攻戰而好讒佞然未見此二詩果作於其時也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黃實夫曰鄭衛齊陳之國皆以世變多故有淫奔之風惟魏晉以聖人所都之故而淫奔之俗不聞聖人之化入人深如此

秦一之十一

秦國名在禹貢雍州之域近烏鼠山初伯益佐禹

治水有功賜姓嬴氏孔氏曰鄭語云嬴伯翳之後地理志云嬴伯益之後則伯

益伯翳聲轉字異猶一人也○問姓氏如何分別曰姓是大總腦處氏是後來次第分別處如魯本

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仲湑決居西戎以同為姬姓而氏不同也

保西垂六世孫大駱生成及非子非子事周孝王

養馬於汧牽渭之間馬大繁息孝王封為附庸而

邑之秦至宣王時犬戎滅成之族宣王遂命非子

曾孫秦仲為大夫誅西戎不克見殺及幽王為西

戎犬戎所殺平王東遷秦仲孫襄公以兵送之王

封襄公為諸侯曰能逐犬戎即有岐豐之地襄公

遂有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李迂仲曰史記襄公十二年伐戎至

岐而卒至其子文公遂收周餘民有其地孔氏曰周之二都相接為畿其地東西橫長西都方八百

里也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孔氏曰僖十三年左傳云秦輸粟于晉自雍及

絳昭元年云秦后子享晉侯自雍及絳是秦自德公已後常居雍也秦即今之秦州

雍今京兆府興平縣是也愚按秦州即今鞏昌路秦州京兆府興平縣即

今安西路興平縣並隸陝西省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都田反叶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力呈

賦也鄰鄰眾車之聲白顛額有白毛今謂之的顛孔氏曰的白也

顛額也今之戴星馬王介甫曰白顛蓋名馬驕盜驪赤兜的廬之稱君子指秦君寺人內

小臣也

孔氏曰寺人在內細小之臣非謂寺人即今內小臣之官也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

有寺人也嚴氏曰寺人闔宦

令使也是時秦君始有車馬及此寺人之

官將見者必先使寺人通之故國人創見而誇美之也蘇氏

曰凡此皆人君之常禮而秦之先君昔所未常有也

○阪音反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洛音

逝者其耄田結反叶地一反

興也八十曰耄○阪則有漆矣隰則有栗矣既見君子則

並坐鼓瑟矣失今不樂則逝者其耄矣劉辰翁曰俯仰一時之景以寫其中

之所甚快者此所以為興也朱子每句著則矣字多得興意嚴氏曰既見君子並坐鼓瑟簡易相親之俗也今者不樂逝者其耄悲壯感歎之氣也秦之強以此而止於為秦亦以此輔氏曰未見秦君而觀其車馬之盛寺人之令而

誇美之矣則其既見秦君也則相與並坐鼓瑟而又歎以為苟今時而不作樂則逝者其耄矣蓋國家方興禮義初備而人情喜樂故至於此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興也簧笙中金葉吹笙則鼓動之以出聲者也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嚴氏曰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

矣車鄰其濫觴也世道升降之機在是歟

序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侍御之好焉

未見其必為秦仲之詩大率秦風唯黃鳥渭陽為有據其他諸詩皆不可考愚按秦仲但為宣王大夫未必得備寺人之官

此詩疑作於平王命襄公為侯之後

駟驥田結反

孔阜符有反

六轡在手公之媚眉冀反

子從公于

狩九反

賦也駟驥四馬皆黑色如鐵也孔甚也阜肥大也六轡者

兩服兩驂各兩轡而驂馬內兩轡納之於缺決與同故惟六

轡在手也嚴氏曰馬之有轡所以制馬使隨人意在媚子

其所親愛之人也此亦前篇之意也嚴氏曰駟驥孔阜言馬之良也六轡在手言御

之良也公之媚子從公于狩見便嬖足使令於前也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叶常反公曰左之舍音捨拔音蒲末則

獲叶黃郭反

賦也時是辰時也牡者獸之牡辰牡者冬獻狼夏獻麋春

秋獻鹿豕之類奉之者虞人翼以待射石也孔氏曰冬獻

官獸人文獸人所獻以供膳虞人無奉獸之文故引獸

人之文以解時牡耳獸之供食各有時節故曰時牡碩

肥大也公曰左之者命御者使左其車以射獸之左也蓋

射必中其左乃為中殺五御所謂逐禽左者為是故也逐禽

左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也何氏曰公曰左之御者從左以逐之君從左以射之公羊傳解第一殺第二殺

第三殺皆自左膘射之達于右則左當人君之左指禽獸之左膘而言膘音標拔矢括也孔氏曰

括以鏃為首故拔為末曰左之而捨拔無不獲者言獸之多而射御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

叶胡反輶音由車鸞鑣彼驕反

載獫力

反歇許竭驕許喬

賦也田事已畢故遊于北園閑調習也輶輕去聲又也鸞

鈴也効鸞鳥之聲鑣馬銜也驅去又逆之車置鸞於馬銜

之兩旁孔氏曰夏官田僕掌設驅逆之車驅驅禽逐前趨後逆御還之使不出圍御音迂埤雅曰輶車置鸞

於鑣異於乘車者驅逆去乘車則鸞在衡和在軾也獫狝

驕皆田犬名長喙諱曰獫狝喙曰歇驕以車載犬蓋以休

其足力也韓愈畫記有騎去擁田犬者亦此類愚按韓子

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云云

駟驥三章章四句

輔氏曰駟驥孔阜言其馬之盛也六轡在手言其御之善也公之媚子從公于狩言公有所親愛之人隨公以田獵疑即指御者而言也奉時辰牲辰牲孔碩虞人奉翼犬獸

以待公之射禮義之備也公曰左之舍祓則獲射御之精也遊于北園因出狩而遊觀也四馬既閑車馬皆閑習也輶車鸞鑣載獫狝驕雖田犬而亦處得宜也此皆昔無而今有故歷叙其事而誇美之也秦本保于西戎自非子為附庸而邑之秦遂入于中國自襄公為諸侯盡有周西都畿內岐豐之地然後始備中國之禮儀侍御而詩人美之然觀其所美者如此則其所缺者亦多矣張南軒曰讀車鄰駟驥之詩則知秦之立國自其始創則不過盛其車馬奉養之事競於射獵之為而已蓋不及於用賢制民也則其流風亦習乎是而已前漢地理志曰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郡西河皆追近戎狄修習武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鄰駟驥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

序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孔氏曰有蕃曰園有墻曰囿囿者城養禽獸之所也黃實夫曰田狩之事園囿之樂何足為美蓋以襄公

有功王室始受天子之命人亦樂予之也愚按朱子雖以此序稍平不復辨說然又謂秦詩時世多不可考今據詩中言公乃臣子稱其君之詞疑此詩亦作於襄公受命為侯之後也

小戎

錢淺反

收五檠

音木

梁輶

陟留反

游環脅驅

叶居懼反又居錄反

陰鞮

音胤

塗續

叶辭屢反又如字

文茵

音因

暢

敕亮反

鞞

叶又去聲

駕我

騏驎

音其

擧

之樹反又錄反

言念君子

溫其如玉

在其板屋

亂我

心曲

賦也小戎兵車也

董氏曰六月言元戎此天子之車也諸侯之戎車謂之小戎宜也

淺

也收軫也謂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者也凡車之制廣皆六尺六寸其平地任載者為大車則軫深八尺兵車則軫深四尺四寸故曰小戎淺收也孔氏曰兵車當輿之內前軫至

後軫惟深四尺四寸人之升車自後登之入於車內故以淺深言之

五五束也檠歷錄然文章之貌也梁輶從前軾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向下鉤之橫衡於輶下而輶形穹隆上曲如屋之梁又以皮革五

處束之其文章歷錄然也

孔氏曰輶上曲句衡衡者阨也陳少南曰輶車轅也前駕於服

馬之上衡之後則承前軾直逼後軾梁輶則穹其上以便服馬之進退車之進退以輶為主懼輶之不堅也故一輶五分其穹每分以皮束之使堅是游環鞞斤去謂之五檠愚按梁輶即所謂軌也

游環鞞斤去為環當兩服馬之背上游移前却無定處引兩驂馬之外轡貫其中而執之所以制驂馬使不得外出左傳曰如驂之有鞞是也左傳定九年往言如驂馬之隨斬也釋文斬者言無常處脅驅亦以皮為之前係於衡之兩端後係於軾之兩端當服馬脅之外所

以驅驂馬使不得內入也陰揜軌範也軌在軾前而以板橫側揜之以其陰映此軌故謂之陰也鞞以皮二條前係驂馬之頸後係陰版之上也塗續陰板之上有續鞞之處消白金沃灌其環以為飾也孔氏曰塗沃也謂消白金以沃灌鞞環塗續則是作環相接蓋車衡之長六尺六寸止容二服驂馬之頸不當於衡故別為二鞞以引車亦謂之靳左傳曰兩鞞將絕是也孔氏曰驂馬頸不當衡則為二鞞係陰版上今驂馬引之大叔于田云兩服齊首兩驂如手明驂馬首不與服馬齊左傳襄十四年服虔云鞞車輓也兩邊有馬頸是一衡之下唯有服馬二頸也哀公二年云兩鞞將絕是橫軌之前別有驂馬二鞞也文茵車中所坐虎皮褥也暢長也轂者車輪之中外持幅內受軸者也大車之轂一尺有半兵車之轂長三

尺二寸故兵車曰暢轂孔氏曰言長於大車之轂騏騏文也孔氏曰色為綦馬名為騏知其色作綦文馬左足白曰鼻君子婦人目其夫也温其如玉美之之詞也板屋者西戎之俗以板為屋心曲心中委曲之處也○西戎者秦之臣子所與不共戴天之讎也襄公上承天子之命率其國人往而征之故其從役者之家先誇車甲之盛如此而後及其私情蓋以義興師則雖婦人亦知勇於赴敵而無所怨矣襄公報君父之仇其忿之心哉乃大倫之正天理之發以大義驅其人而戰之此襄公所以能用其人而秦人所以樂為之用也愚按每章前六句誇車甲也後四句私情也

○四牡孔阜扶有反六轡在手騏驪音留是中叶諸反騶古花反

驪是驂

叶疏 簪反

龍盾

順允反

之合釜以釁

古穴反

軛

音念 軛音

子温其在邑

叶於合反

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

賦也赤馬黑鬣曰駟中兩服馬也黃馬黑喙曰駟驪黑色

也盾干也孔氏曰盾以木為之畫龍於盾合而載之以為車上之衛

必載二者備破毀也釁環之有舌也軛驂內轡也置釁於

軛前以係軛故謂之釁軛亦消沃白金以為飾也孔氏曰轡所以

制馬令隨人意驂馬欲入則逼於脅驅內轡不須牽挽故知納驂內轡係於軛前其係之處以白金為釁也邑

西鄙之邑也方將也將以何時為歸期乎何為使我思念

之極也

○倭駟孔羣公

音求

矛塗錡

徒對反 朱倫反

蒙伐有苑

叶音 虎

鞞

敷亮反

鏤膺交鞞二弓

叶姑弘反

竹閉緝

古本反

滕

直登反

君子載寢載興厭厭

於鹽反

良人秩秩德音

叶一陵反

賦也倭駟四馬皆以淺薄之金為甲欲其輕而易於馬之

旋習也孔甚群和也孔氏曰金甲堅剛則苦其不和故美其能甚群言和調也物不和則不得

羣聚故以和為羣也 公矛三隅矛也塗錡以白金沃矛之下端平底

者也孔氏曰公矛刃有三角塗白金飾其錡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錡進矛戟者前其鏃是矛之下端者當有錡

也銳底曰錡平底 蒙雜也伐中干也盾之别名苑文貌畫

日鏃錡存去聲 雜羽之文於盾上也虎鞞以虎皮為弓室也鏤膺鏤金以

飾馬當胷帶也交鞞交二弓於鞞中謂顛倒安置之必二

弓以備壞也閉弓繫景也儀禮作祕緝繩滕約也以竹為

閉而以繩約之於弛弓之裏繫弓體使正也

孔氏曰儀禮既夕記說明

器之弓云有鞞注云鞞弓繫也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壞也

也以竹為之然則置弓鞞裏以繩係之李寶之曰祕狀如

弓載寢載興言思之深而起居不寧也厭厭安也秩秩有

序也

季迂仲曰婦人謂夫乃安靜善人其德音又秩秩然有序今乃從征役我是以思念之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 輔氏曰一章主言車二章主言馬三章主言兵器所謂婦人必其卿大夫為將帥之妻也蓋君子良人温其如玉厭厭秩秩皆非士卒所能當也極其憂思情也無所怨刺義也二者並行而不相悖此詩所謂板屋者可見是伐西戎時事故先生於序下雖以為時世無所據而未可知然於詩之首章下復以襄公為說也

序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疆而征役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閱其君子

焉

此詩時世未必然而義則得之說見本篇

蒹

古恬反

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

所

反

洄從之道阻且長溯遊從之宛在水中央

賦也蒹似荏

九

而細高數尺又謂之蘼

廉

葭蘆也

嚴氏曰蘼一名

蘼又名荻一物而三名陸璣云水草牛食之肥強山陰陸氏云今人以為蘼箔因以得名葭蘆也葦也又名華一物而四名疏曰初生為葭長大為蘆成則名葦荏蒹蒹葭未也又名蘼亦一物而四名蒹葭荏蒹三物共十一名

敗而露始為霜秋水時至百川灌河之時也伊人猶言彼人也一方彼一方也溯洄逆流而上也溯游順流而下也宛然坐見貌在水中央言近而不可至也○言秋水方盛

之時所謂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指也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溯洄從之道阻且躋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直戶反

賦也淒淒猶蒼蒼也晞乾也湄水草之交也躋升也言難至也小渚曰坻

○蒹葭采采叶比禮反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叶以始二

音溯洄從之道阻且右叶羽軌反溯游從之宛在水中沚賦也采采言其盛而可采也已止也右不相直而出其右也小渚曰沚

蒹葭三章章八句

序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此詩未詳所謂然序說之鑿則必不然矣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叶莫悲反君子至止錦衣狐裘叶渠之反顏

如渥於角反丹其君也哉叶將黎反

興也終南山名在今京兆府南愚按京兆府即今安西路條山楸秋也

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為車版君子指其君也至止至終南之下也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玉藻曰君衣去聲狐白

裘錦衣以裼之孔氏曰玉藻注云君衣狐白毛之渥漬也其君也哉言容貌衣服稱其為君也此秦人美其君之詞

亦車鄰駟馭之意也劉辰翁曰其君也哉亦似賦其始見也猶寺人之令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

將七羊反壽考不忘

興也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寬平處也黻之狀亞兩已相

戾也繡刺繡也孔氏曰黻皆在裳言黻衣者衣大名與繡裳異其文耳將將佩玉聲

也壽考不忘者欲其居此位服此服長久而安寧也

終南二章章六句

序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

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歐陽子曰周雖以岐豐賜秦使自攻取而襄公亦嘗一以兵至岐至文始逐戎而取岐豐之地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

之特臨其穴叶戶惴惴其慄彼蒼者天音尖殲我

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交交飛而往來之貌從穆公從死也子車氏奄息名

特傑出之稱穴壙也惴惴懼貌慄懼殲盡良善贖買茂也

○秦穆公卒孔氏曰穆公名任好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孔氏曰殺人以葬環

其左右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事見春秋傳

愚按見文即此詩也言交交黃鳥則止于棘矣誰從穆公

則子車奄息也蓋以所見起興也臨穴而惴惴蓋生納之

壙中也三子皆國之良而一旦殺之若可質以他人則人

皆願百其身以易之矣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戶郎維此仲

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

可贖今人百其身

興也防當也
呂東萊曰訓防為當者蓋如隄防之防水言一人可以當百夫也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

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

今人百其身

興也禦猶當也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春秋傳曰君子曰秦穆公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

棄民先王違世猶貽之法而况奪之善人乎今縱無

法以遺後嗣而又収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

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愚按穆公於此其罪不可逃

矣但或以為穆公遺命如此而三子自殺以從則三

子亦不得為無罪今觀臨穴惴慄之言則是康公從

父之亂命迫而納之於壙其罪有所歸矣董氏曰陳

顛皆從其治命不以為殉君子美之然則康公得無

罪乎陳少南曰穆公悔過自誓見於秦誓舉人之周

用人之一未易得如穆公者至從死一事說者以為

穆公之命夫屬纊方亂未可遽從惟堂未徹無所復

請以未可從之命而康公從之是不孝也又按史記

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死死着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焉蓋其初特出於戎翟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為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閔三良之不幸而歎秦之衰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於如此則莫知其為非也嗚呼俗之弊也久矣其後始皇之葬後宮皆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尚何怪哉始皇葬驪山

山下銅三泉令匠作機弩有穿近者輒射之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後宮無子者皆令從死工匠為機者皆閉之墓也愚按古之葬者有明器但備物而不可用如芻靈亦其類也不幸流俗之弊而至於作俑又不幸而至於用人然作俑者夫子且以為不仁而謂其無後况秦武公既用殉五傳至穆公而又用殉夫子之言反似無驗孰知穆公之後二十一傳至莊襄王而呂氏之子遂絕嬴氏之統維夫始皇不知所監驪山葬後未三年而呂氏之祀又絕嗚呼不仁之禍及于孫如此

序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此序最為有據

歛伊橘反彼晨風叶孚反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

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歛疾飛貌晨風鷓也孔氏曰陸璣云似鷓青黃色燕

疾擊鳥雀食之鬱茂盛貌君子指其夫也欽欽憂而不忘之貌○

婦人以夫不在而言歛彼晨風則歸于鬱然之北林矣故

我未見君子而憂心欽欽也彼君子者如之何而忘我之
多乎此與處廖音刺之歌同意蓋秦俗也愚按晉獻公滅
虞百里奚亡秦
走宛楚鄙人執之秦穆公聞其賢以五羖羊皮贖之授以
國政後因作樂所質幹婦自言知音呼之援琴而歌曰百
里奚五羊皮臨別時烹伏雌炊糜廖
今富貴忘我為因問之乃其妻也

○山有苞櫟盧狄反叶隰有六駮邦角反未見君子憂心

靡樂音洛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駮梓榆也其皮青白如駮陸璣曰樹皮青白駮犖
遙視似駮馬故謂之駮○

山則有苞櫟矣隰則有六駮矣孔氏曰王肅云言
六據所見而言也未見君

子則憂心靡樂矣靡樂則憂之甚也

○山有苞棣音梯隰有樹檉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

何忘我實多

興也棣唐棣檉赤羅也陸農師曰其文細密如
羅又有白羅皆文木實似梨而

小酢可食陸璣曰一名山梨一名鹿
梨一名鼠梨極有脆美者如醉則憂又甚矣

晨風三章章六句

序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此婦人念其君子之辭序說誤矣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抱毛反叶王子興師修我戈矛與

子同仇

賦也袍繡繡也孔氏曰玉藻云纁為繡緼為袍純
著新綿名為繡雜用舊絮名為袍戈長六

尺六寸矛長二丈王子興師以天子之命而興師也○秦

俗強悍樂於戰鬪故其人平居而相謂曰豈曰以子之無衣而與子同袍乎蓋以王于興師則將修我戈矛而與子同仇也其懽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蘇氏曰秦本周地故其民猶思周之盛時而稱先王焉陳君舉曰襄公攘西戎救王室之難得列諸侯故秦雖遠處西垂而其民知有王室之尊王事之重東遷之後王室雖微而本於人心者未泯也讀文侯之命者歎平王之無志其有以哉或曰興也取與子同三字為義後章放此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叶徒洛反王于興師脩我矛戟叶訖約反與子偕作

賦也澤裏衣也以其親膚近於垢澤故謂之澤戟車戟也長丈六尺鄭氏曰車戟常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叶甫茫反與子偕行叶戶郎反

賦也行往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

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槩先勇力忘生輕死故其見於詩如此然本其初而論之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至於如此則已悍然有招翹愚按過秦論注云舉也八州而朝潮同列之氣矣何哉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直無鄭衛驕惰浮靡之習以善導之則易以興起而

篤於仁義以猛驅之則其疆毅果敢之資亦足以疆
 兵力農而成富彊之業非山東諸國所及也嗚呼後
 世欲為定都立國之計者誠不可不監乎此而凡為
 國者其於導民之路尤不可不審其所之也輔氏曰
 秦人厚重質直之意與夫強悍果敢之質及周秦所
 以導之者不同而皆易於有成先儒之所未及也至
 謂後世之定都立國當監乎此者又有感於藝祖皇
 帝之聖訓焉亦嘗疑之堯與文武皆聖人也然堯之
 風歷三代而尚有遺於晉至文武之風則一變為秦
 而不復有遺者何哉蓋堯之時風氣方開純朴未散
 譬之人則孩提之時也至文武時則其人壯大矣今
 人於孩提之時教之則雖老大有不忘者至於年日
 益壯雖強聒之旋得旋失終不能久而不忘也謝疊
 山曰幽王沒於驪山此中國之大恥周家萬世不可
 忘之大讎也讀文侯之命可以知諸侯無復讎之志
 矣獨無衣一詩毅然以天下大義為已任其心忠而

誠其氣剛而大其詞壯而直吾乃知岐豐之地被文
 武周公之化最深雖世降俗末人心天理不可泯滅
 者尚異於
 列國也

序利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

與民同欲焉

序意與詩情不協說已見本篇矣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繩證黃

賦也舅氏秦康公之舅晉公子重平耳也毛氏曰母之出

亡在外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為太子送之渭陽而作此
 詩渭水名秦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之於咸陽之地
 也路車諸侯之車也董氏曰巾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
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

國皆諸侯也故人君之車曰路車 乘黃四馬皆黃也嚴氏曰何以贈舅氏乎惟路車乘馬而已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叶新何以贈之瓊瑰古回玉佩

叶蒲眉反

賦也悠悠長也序以為時康公之母穆姬已卒故康公送其舅而念母之不見也嚴氏曰送舅而有或曰穆姬之卒

不可考此但別其舅而懷思耳瓊瑰石而次玉孔氏曰瓊者玉之美

名非玉名也瑰是美石之名

渭陽二章章四句

按春秋傳晉獻公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太子申生

娶大戎胡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驪姬生奚齊其

姊生卓子驪姬譖申生申生自殺又譖二公子二公

子皆出奔獻公卒奚齊卓子繼立皆為大夫里克所

弑秦穆公納夷吾是為惠公卒子圉立是為懷公立

之明年秦穆公又召重耳而納之是為文公王氏曰

至渭陽者送之遠也悠悠我思者思之長也路車乘

黃瓊瑰玉佩者贈之厚也謝疊山曰送之遠贈之厚念母之心可見矣 廣

漢張氏曰康公為大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是固

良心也而卒不能自克於令狐之役愚按左傳文公七年晉敗秦師

于令狐怨欲害平良心也使康公知循是心養其端

而充之則怨欲可消矣

序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大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

此序得之但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兩句若為康公之辭者其情哀矣然無所繫屬不成文理蓋此以下又別一手所為也及其即位而作是詩蓋亦但見首句云康公而下云時為大子故生此說其淺暗拘滯大率如此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賦也夏大也渠渠深廣貌承繼也權輿始也○此言其君

始有渠渠之夏屋以待賢者而後禮意寢衰供億寢薄

杜氏曰供至於賢者每食而無餘於是嘆之言不能繼其

始也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

不承權輿

賦也簋瓦器容斗二勝方曰簋圓曰簠盛稻粱簋盛黍

稷孔氏曰簋以木為之圓曰簠四簋禮食之盛也輔氏曰

渠無不致其備也每食無餘無一一致其備也每食四簋無不極其至也每食不飽無一極其至也其進銳者其退速

惟有恒者然
後可久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

漢楚元王敬禮申公白公穆生穆生不嗜酒元王每
置酒嘗為穆生設醴及王戌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
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
鉗我於市遂稱疾申公白公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
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
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
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
去亦此詩之意也

謝疊山曰秦君用賢禮貌衰而不
去至於每食不飽豈非饑餓免死

者乎其君固可刺當時號為賢者亦為可恥矣輔氏
曰引穆生之事為證者推原詩人之心蓋本於此不
然則其所計者不過區區於安居
舖歎之事而已恐非賢者之志也

序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
終也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百八十一句

謝疊山曰中國
而純乎人欲則

化為夷狄夷狄而知有天理則化為中國秦本戎
狄不得齒中國之會盟春秋夷之邑於岐豐用文
武成康之遺民習文武成康之舊俗一旦惡人欲
而崇天理其發於詩者有尊君親上之義有趨事
赴功之勇故季札聽其樂曰是謂
能夏能夏始大憂其將有中國矣

詩卷第六

詩通釋

卷六

詩通釋卷六
 陳國名大皞伏羲氏之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
 廣平無名山大川西望外方東不及孟諸周武王
 時帝舜之胄有虞闕遇父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利
 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以元女大姬妻其子滿而封
 之於陳都於宛丘之側與黃帝帝堯之後共為三
 恪是為胡公孔氏曰左傳史趙云胡氏不淫故周
 賜之姓使祀虞帝則胡公姓孺武王
 所賜三恪尊於諸侯卑於二王之後樂記武王未
 下車封黃帝後於蓊封帝堯後於祝封帝舜後於
 陳下車乃封夏後於杞封殷後大姬婦人尊貴好
 於宋則陳與蓊祝是為三恪

詩卷第七

陳一之十二

陳國名大皞伏羲氏之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
 廣平無名山大川西望外方東不及孟諸周武王
 時帝舜之胄有虞闕遇父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利
 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以元女大姬妻其子滿而封
 之於陳都於宛丘之側與黃帝帝堯之後共為三
 恪是為胡公孔氏曰左傳史趙云胡氏不淫故周
 賜之姓使祀虞帝則胡公姓孺武王
 所賜三恪尊於諸侯卑於二王之後樂記武王未
 下車封黃帝後於蓊封帝堯後於祝封帝舜後於
 陳下車乃封夏後於杞封殷後大姬婦人尊貴好
 於宋則陳與蓊祝是為三恪

樂巫覡歌舞之事其民化之今之陳州即其地也

愚按今河南省汴梁路有陳州及宛丘縣

子之湯他節他今宛丘之上辰羊辰今洵音有情今而

無望武方武今

賦也子指遊蕩之人也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濮

曰宛丘因以爲其地之名洵信也望人所瞻望也○國人見此人常遊

蕩於宛丘之上故叙其事以刺之言雖信有情思而可樂

矣然無威儀可瞻望也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叶後無冬無夏叶與值直置其

鷺羽

賦也坎擊鼓聲值植也鷺春鉏今鷺鷺好而潔白頭上有

長毛十數枚羽以其羽爲翳舞者持以指麾也孔氏曰持

而舞言無時不出遊而鼓舞於是也李迂仲曰無冬無夏但

言常然也范氏曰冬夏而寒大暑之時也人之好樂於是時必少

○坎其擊缶方有宛丘之道叶徒無冬無夏值其鷺翳

音導叶

賦也缶瓦器可以節樂孔氏曰易離卦鼓缶而歌是樂器

襄九年宋災具饘缶則又是汲器然則缶可節樂若今擊甌又可盛水盛酒即今瓦盆也翳翳也

宛丘三章章四句

序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陳國小無事實幽公但以謚惡故得游蕩無度之

詩未敢信也

東門之粉

符云反

宛丘之栩

况浦反

子仲之子婆娑

素何反

其

下

叶後五反

賦也粉白榆也先生葉卻著莢皮色白子仲之子子仲氏

之女也婆娑舞貌

張子曰婆娑不必是舞但裴徊翱翔之義

○此男女聚會歌

舞而賦其事以相樂也

嚴氏曰味此詩不續其麻正是謂責之詞非相樂之詞首序疾亂之

說或然也

○穀旦于差

初佳反叶七何反

南方之原

無韻未詳

不續其麻

叶謨反

市也婆娑

賦也穀善差擇也○既差擇善且以會于南方之原於是

棄其業以舞於市而往會也

黃實夫曰商之風俗其男耕其婦饁其女桑至於八月載

績則蠶事畢而麻事起今陳之俗至於不績其麻市也婆娑所謂上有好者下必甚也

○穀旦于逝越以毳

子公反

邁

叶力反

視爾如苾

祁饒反

貽我

握椒

賦也逝往越於駸衆也適行也苾

毗

苾

浮

也又名荆葵

紫色

濮氏曰苾苳紫荊春時開花葉未生花紫色自根及幹而上連接甚密有類蟻窠故爾雅名毗蜉俗曰火

椒芬芳之物也○言又以善且而往於是以其衆行而

男女相與道其慕悅之詞曰我視爾顏色之美如苾苳之

萃於是遺我以一握之椒而交情好也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王日休曰陳風多言東門豈此門之外獨甚歟

序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同上

衡門之下可以棲

音西遲泌

悲位反

之洋洋可以樂

音洛飢

賦也衡門橫木為門也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惟衡木

為之

孔氏曰衡古文橫字此橫木為門言其淺也

棲遲遊息也泌泉水也洋洋

水流貌○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言衡門雖淺陋然亦可以游息泌水雖不可飽然亦可以玩樂而忘飢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

音房

豈其取

音娶

妻必齊之姜

賦也

陸農師曰里語云洛鯉河魴貴於牛羊則魴鯉乃魚之美者

姜齊姓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叶獎里反

賦也

陸農師曰鯉魚之貴者故爾雅釋魚以鯉冠篇而神農書曰鯉最為魚之主

子宋姓

衡門三章章四句

濮氏曰集傳以為隱居自樂無求於世如衛風考槃者興味深長也

愚按能隱居者必能自樂能自樂者必能無求故三者之意備見於一詩之間首章上二句可見其隱居下二句可見其自樂後兩章又可見隨遇而安無求於世也

序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

君也

僖者小心畏忌之名故以為愿而無立志而配以

此詩不知其為賢者自樂而無求之意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

烏豆反

麻

叶謨反

彼美淑姬可與晤

五故反

歌

興也池城池也漚漬也治麻者必先以水漬之

孔氏曰漸漬使之柔

鞠晤猶解也○此亦男女會遇之詞蓋因其會遇之地所

見之物以起興也

胡庭芳曰補傳云陳風三言東門蓋指所見以起興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

直呂反

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興也紵麻屬

陸璣曰紵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荆楊間一歲三收割去其皮之表但得其

裏緝以織布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

古頰反叶居賢反

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興也菅葉似茅而滑澤莖有白粉柔韌宜為索也

濮氏曰左傳雖

有絲麻無棄菅蒯蒯與菅皆謂茗也黃華者俗名黃芒即蒯也白華者俗名白芒即菅也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序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

也

此淫奔之詩序說蓋誤

東門之楊其葉牂牁

子桑反

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興也東門相期之地也楊柳之揚起者也牂牁盛貌明星

啓明也煌煌大明貌○此亦男女期會而有負約不至者

故因其所見以起興也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

普計反

昏以為期明星哲哲

之世反

詩通釋

卷七

五

興也肺肺猶祥祥也哲哲猶煌煌也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序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
至者也

同上

墓門有棘斧以斯所宜反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

已誰昔然矣

興也墓門凶僻之地多生荆棘斯析也夫指所刺之人也
誰昔昔也猶言疇昔也○言墓門有棘則斧以斯之矣此
人不良則國人知之矣國人知之猶不自改則自疇昔而

已然非一日之積矣所謂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墓門有梅有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叶息反之訊予

不顧叶果反顛倒思予叶演女反

興也鴉鴉惡聲之鳥也陸璣曰鴉大如班鳩綠色入人家凶賈誼鵬賦是也今謂之鴉鵂亦

名怪鴉漢氏曰漢書霍山家鴉數鳴楚詞注鴉鴉二物又云鵬似鴉本草云其實一耳其肉甚美可為羹臠又可為炙莊子見彈而求鴉炙是也臠音壑萃集訊告也顛倒狼狽之狀○墓門有

梅則有鴉萃之矣夫也不良則有歌其惡以訊之者矣訊
之而不予顧至於顛倒然後思予則豈有所及哉或曰訊
予之予疑當依前章作而字

墓門二章章六句

序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

陳國君臣事無可紀獨陳佗以亂賊被討見書於春秋故以無良之詩與之序之作大抵類此不知其信然否也

防有鵲巢邛

其恭反

有旨苕

徒雕反叶徒刀反

誰侑

陟留反

予美心

焉怲怲

都勞反

興也防人所築以捍水者邛邛旨美也苕苕饒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侑侑張也猶鄭風之所謂廷也

濮氏曰侑謂誑誕則字與講同書講張為幻然似有

裝載增加之意以其字之從舟也

予美指所與私者也怲怲憂貌○此男

女之有私而憂或閒之之詞故曰防則有鵲巢矣邛則有旨苕矣今此何人而侑張予之所美使我憂之而至於怲怲乎

○中唐有甍

蒲歷反

邛有旨鵲

五歷反

誰侑予美心焉惕惕

吐歷反

興也廟中路謂之唐

孔氏曰堂下至門之徑也

甍

零

甍

爾雅注曰甍甍

也○音鹿專 鶉小草雜色如綬 愚按埤雅鶉本鳥名亦名綬鳥所釋鶉草之名豈因其似鶉鳥而取義乎 惕惕猶怲怲也

防有鵲巢一章章四句

序憂讒賊也宣公好信讒君子憂懼焉

此非刺其君之詩

月出皎兮佼反古卯人僚了音兮舒窈鳥了兮糾反已小兮勞心

悄反七小兮

興也皎月光也佼人美人也季迂仲曰孟子云子都之姣

揚雄方言自關而東河濟之間謂好僚好貌窈幽遠也糾愁結也悄憂也錢氏曰此

亦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詞言月出則皎然矣佼人則僚然

矣安得見之而舒窈糾之情乎是以為之勞心而悄然也

○月出皓反胡老兮佼人瀏力久反叶兮舒憂於久反受叶

反倒兮勞心慄七老反兮

興也瀏好貌憂受憂思也慄猶悄也王介甫曰慄言不安而騷動也

○月出照兮佼人燎力召反兮舒天於表反紹實照反兮勞心

慘當作燥兮七弔反

興也燎明也天紹糾緊之意慘憂也王介甫曰言不舒而憂愁

月出三章章四句呂東萊曰此詩用字聲牙意者其方言歟

序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

此不得為刺詩

胡為乎株林從夏戶雅反南叶尼心反下同匪適株林從夏南

賦也株林夏氏邑也季迂仲曰王氏以為株邑也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野外曰林據

詩中曰株林又曰株野又曰株王氏之言是也夏南徵舒字也鄭氏曰徵舒字子南孔氏曰以字配

氏 ○靈公淫於夏徵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與語曰君胡為乎株林乎曰從夏南耳然則非適株林也特以從夏南故耳蓋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以從其子言之詩人之忠厚如此

○駕我乘繩證馬叶滿說音于株野叶上乘平我乘駒補反朝食于株

賦也說舍也馬六尺以下曰駒鄭氏曰我國人我君也

株林二章章四句

春秋傳夏姬鄭穆公之女也嫁於陳大夫夏御叔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焉洩冶諫不聽而殺之

宣九年傳曰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秉其相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宜淫民無効焉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後卒為其子徵舒所弑而徵舒復為楚莊王所誅孔氏曰宣十年書陳徵舒弑其君平國傳曰靈公與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宣十一年傳曰楚子為陳夏氏亂故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

序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陳風獨此篇為有據

彼澤之陂叶音有蒲與荷音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

無為涕他弟泗音滂昔光沱徒何

興也陂澤障也董氏曰澤水所鍾也蒲水草可為席者說文曰蒲似莞而編有脊

滑柔而溫 荷芙渠也

爾雅曰荷芙渠其莖茄其葉蓮其本菔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郭璞曰荷別名芙

蓉菔莖下白藕在泥中者蓮謂房也

○茄音加蓮音遐菔亡筆反菔音弱 自目曰涕自鼻曰泗

○此詩之旨與月出相類言彼澤之陂則有蒲與荷矣有

美一人而不可見則雖憂傷而如之何哉寤寐無為涕泗

滂沱而已矣

○彼澤之陂有蒲與蘭

古顏反叶 居賢反

有美一人碩大且卷

其員反

寤寐無為中心悁悁

烏玄反

興也蘭蘭也卷鬢髮之美也

季迂仲曰盧令其人美且悁 鬢字雖不同其義則一

悁

悁猶悒悒也

○彼澤之陂有蒲菡

戶感反

萏 有美一人碩大

且儼

且儼

魚檢反

寤寐無為輾轉伏枕

叶知險反

興也菡萏荷華也儼矜莊貌輾轉伏枕臥而不寐思之深

且久也

澤陂三章章六句

序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

思感傷焉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一百二十四句

東萊呂氏曰變風終於陳靈其間男女夫婦之

詩一何多耶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

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

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
 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男女者三綱之本萬
 事之先也正風之所以為正者舉其正者以勸
 之也變風之所以為變者舉其不正者以戒之
 也道之升降時之治亂俗之汙隆民之死生於
 是乎在錄之煩悉篇之重複亦何疑哉蘇氏曰變風終
 於陳靈何也陳靈以後未嘗無詩而仲尼有所
 不取也輔氏曰陳風十篇男女淫泆之詩居其
 大半此則遊蕩無度好樂荒淫之所召也愚按
 變風終於陳靈其間詩凡一百二十八篇以集
 傳考之男女夫婦之詩凡
 六十六篇不啻居其半也

檜一之十三

檜國名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孔氏曰左傳梓慎云鄭祝融之墟也

鄭滅檜而處之境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

南居溱洧之間其君妘姓祝融之後孔氏曰祝融

之弟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檜人案世本檜人即檜之祖釋文曰王肅云周武王封祝融

之後於濟洛河周衰為鄭桓公所滅而遷國焉今

之鄭州即其地也愚按即今河南省汴梁路鄭州是也蘇氏以為檜

詩皆為鄭作如邶鄘之於衛也未知是否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直遙反叶豈不爾思勞心忉忉音

賦也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錦衣狐裘其朝天子之服也

嚴氏曰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天子以日視朝諸侯在天子之朝亦服之○舊說檜君好

潔其衣服逍遙遊宴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詩人憂之

南張

軒曰其所事惟在衣服之間則其不能強於政治可知也
嚴氏曰非以羔裘狐裘為大故而以逍遙翱翔為可憂也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賦也翱翔猶逍遙也堂公堂也

○羔裘如膏

古報反

日出有曜

羊照反叶羊號反

豈不爾思中心

是悼

賦也膏脂所漬也日出有曜日照之則有光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輔氏曰勞心忉忉思之也我心憂傷悲之也中心是悼則知其不復

可救也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其君之服飾非不美也豈不爾思中心是悼則其所關者蓋可見矣

序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

潔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

是詩也

愚按詩中但言豈不爾思亦未有以見去其君之意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

力端反

今勞心博博

徒端反

今

賦也庶幸也縞

杲

冠素紕

皮

既祥之冠也黑經白緯曰縞

緣

去聲

邊曰紕

季迂仲曰其冠用縞以素為紕故謂之素冠

棘急也喪事欲其縱

縱

總

爾哀遽之狀也

胡庭芳曰棘人只是如棘之人若所謂瘦瘠如柴之義也欒欒瘠

貌博博憂勞之貌○祥冠祥則冠之禫則除之

愚按喪禮再期而大

祥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五日大祥之後中月而禫中間也禫祭各澹澹然平安之意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七月

禫音 昔今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矣安得見此服乎當時賢

者庶幾見之至於憂勞也

季迂仲曰詩人思見服既祥之素冠棘人形貌之欒欒者今無

此人所以此心博博而憂也輔氏曰言庶見素冠兮而繼之以棘人樂樂兮蓋言情與服之相稱也不然服於外而忘於內則亦何以為哉

○庶見素衣我心傷悲今聊與子同歸今

賦也素冠則素衣矣與子同歸愛慕之詞也季迂仲曰言庶幾欲見服

既祥之素衣者今無此人故我心悲傷也如有其人則我且與之同歸矣謝疊山曰同歸如書云同歸于治同歸于亂非與之同歸其家也

○庶見素鞿音畢今我心蘊於粉結叶訖今聊與子如一

今

賦也鞿蔽膝也以韋為之孔氏曰古者佃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以布帛而猶存其冕服謂之鞿其餘曰鞿鞿從裳色素衣蔽前者不忘本也

素裳則素鞿矣蘊結思之不解也與子如一甚於同歸矣

輔氏曰素衣素冠不祥之服也常情之所厭見也檜國之俗不能行三年之喪則不復見此既祥之衣冠矣而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而不可得則至於憂勞如此是其心必有大不安者也幸而得見之則又為之愛慕而欲與同歸為一焉是又必有大慊於其心者也此秉彝之心也先王之制喪服亦以是心而已豈強民而為之哉

素冠三章章三句

按喪禮為父為君斬衰三年鄭氏曰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臣

賈之曰以布為衰綴之於衣因統名此衣為衰先言斬者斬之而後成衰裳也不言裁割而言斬者取痛甚之意喪服四制曰其恩厚重者其服重故為父三年以恩制者也為君三年以義制者也昔宰予欲短喪夫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

也輔氏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此君子所以不忍其親而喪必三年之故自天子達於庶人
也季迂仲曰三年之喪皆出於人情之所同然聖人因人情而為節文練祥與禫衣冠皆有隆殺如此豈聖人為哉
 傳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行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輔氏曰子夏閔子騫之事毛傳所載如此與禮記不同先生併取率予之事言之而不加一辭焉然熟讀而詳

玩之則自有所發而可以為情性之正矣又曰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所謂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之忘矣者也至於聖人既為之中制則賢者必當俯而就不肖者必當跂而及也
序刺不能三年也曾氏曰不能三年雖不知為服歲月然率我謂期可已矣齊宣王曰為期之喪猶愈於已乎古之不能三年者意皆如此
隰有萋反**楚猗**反**儺**反**其枝天**反**之沃沃**反
烏
樂反**子之無知**音洛
賦也萋楚遙**桃也子如小麥亦似桃**陸璣曰葉如桃而光
尖長而狹花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于草上一名業楚生平澤中子細如棗核苗弱不能為樹
 猗儺柔順也天少好貌沃沃光澤貌子指萋楚也○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歎其不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

○隰有萋楚猗薺其華方無胡瓜二反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古胡古牙二反

賦也無家言無累也

○隰有萋楚猗薺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賦也無室猶無家也

隰有萋楚三章章四句

序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

此序之誤說見本篇

匪風發叶方反今匪車偈起竭反今顧瞻周道中心怛都達反叶

旦悅反今

賦也發飄揚貌偈疾驅貌周道適周之路也怛傷也○周室衰微賢人憂歎而作此詩言常時風發而車偈而中心怛然今非風發也非車偈也特顧瞻周道而思王室之陵遲故中心為之怛然耳

○匪風飄符遙反叶匹妙反今匪車漂符遙反叶匹妙反今顧瞻周道

中心弔兮

賦也回風謂之飄漂搖不安之貌弔亦傷也

○誰能亨魚漑古愛反之釜符甫反藹音尋誰將西歸懷之好

音

詩通釋

卷七

興也既條也鬻釜屬孔氏曰孫炎云關東謂甌為鬻亨魚用釜不用甌以其俱是食故連言之

耳西歸歸于周也鄭氏曰檜在周之東故言西歸○誰能亨魚乎有則我

願為之漑其釜鬻誰將西歸乎有則我願慰以好音以見

思之之甚但有西歸之人即思有以厚之也

匪風三章章四句

黃實夫曰周之得民當於此詩觀之輔氏曰王政不綱周室陵遲諸

侯放恣無復知有尊王之義者而詩人顧瞻周道而為之憂傷聞有歸周之人則為之歎慕慰勉而不能

自己如此熟讀而詳玩之則足以見君臣之彝矣○東萊曰匪風下泉思周之詩獨作於曹檜何也曰政

出天子則強不陵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徵發之煩共億之困征伐之暴唯小國偏受其害所以睠懷

宗周為獨切也戰國時房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以此二詩驗之其理益明

序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詩言周道但謂適周之路如四牡所謂周道逶遲

耳序言思周道者蓋不達此意也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曹一之十四

曹國名其地在禹貢兗州陶丘之北雷夏荷歌澤

之野周武王以封其弟振鐸今之曹州即其地也

愚按今東昌路有曹州隸山東東西道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叶制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比也蜉蝣渠略也似蛄乞蜚羗身狹而長角黃黑色朝生

暮死舞雅曰盡似天牛而小有甲角長三四寸朝生暮殞有浮游之義故曰蜉蝣也孔氏曰陸璣云蜉蝣甲下

有翅能飛夏日
陰雨時地中出
楚楚鮮明貌○此詩蓋以時人有玩細娛
而忘遠慮者故以蜉蝣為比而刺之言蜉蝣之羽翼猶衣
裳之楚楚可愛也然其朝生暮死不能久存故我心憂之
而欲其於我歸處耳序以為刺其君或然而未有考也氏

曰人心之體上下四方無不包括古往今來無不通貫可謂大矣今也玩細娛忘遠慮至如蜉蝣之朝生暮死而不自知則亦不靈甚矣此詩人所以憂之而欲其於我歸處也所以欲其於我歸處者蓋思有以警誨之耳又曰衣裳楚楚乃是言蜉蝣之羽耳故以為比若以蜉蝣之羽與衣裳楚楚則是興體也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叶蒲北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比也采采華飾也息止也

○蜉蝣掘求勿反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音稅叶輸燕反

比也掘閱未詳說舍息也

蜉蝣三章章四句

呂東萊曰曹之賢者憂其君危亡近在旦夕儻無所依其於我處乎

蓋欲如楚芊尹申亥舍靈王於家之為也彼曹君方潔其衣服志氣揚揚而賢者已憫之如亡國喪家之人可哀也哉謝疊山曰此忠臣愛君憂國之真情其慮深其思遠若禍亡之無日不自知其辭之痛惻也

序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

任小人將無所依焉孔氏曰昭公班僖公子釋文曰諸本此序多無昭公字

言昭公未有考

彼侯人兮何何可反戈與祓都律都外二反彼其音記之子三百赤

芾步勿蒲昧二反

興也侯人道路迎送賓客之官何揭祓及殊也孔氏曰夏官侯人上

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八身荷戈設謂候人之屬非候人之官長也又曰戈鈎矛戟也如戟而橫安刀但頭不向上為鈎直刃長八寸橫刃長六寸之子指小人刃下接柄處四寸並廣二寸戈及俱是短兵

芾冕服之鞞也嚴氏曰芾韞古字通用記玉藻曰鞞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頸五寸肩革帶博

謂之鞞尊祭服也祭服冕以祭一命溫溫芾黻西珩再命

赤芾黻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鄭氏曰緼赤黃之間

色珩佩玉之珩也黑謂之黻青謂之葱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士一命

○此刺其君遠君子而近小人之詞言彼候人而何戈與祓者宜也彼其

之子而三百赤芾何哉晉文公入曹數其不用僂負羈而

乘軒者三百人其謂是歟杜氏曰軒大夫車言其無德居位者多輔氏曰諸侯之制大夫

五人而已而曹國之小赤芾而乘軒者至三百之衆此未章所以有蒼蔚朝儕之比也其謂是歟蓋疑辭不敢實言也

○維鷦徒低反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尺證反其服

叶蒲北反

興也鷦鳥又音互澤水鳥也俗所謂淘河也孔氏曰形如鷦而大喙長尺餘

領下胡大如數升囊郭璞云今之鷦鷯也好群飛入水食魚故名洿澤本草曰如蒼鷺身是水沫惟曾前有兩塊肉

如拳云昔為人竊肉入河化為此鳥因名逃河

○維鷦在梁不濡其味陟救反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古豆反

興也味喙遂稱媾寵也遂之曰稱猶今人謂遂意曰稱意

○蒼鳥會反蔚於貴反今蔚於貴反今南山朝儕子兮反婉於阮反今變力轉

○今季女斯饑

比也蒼蔚草木盛多之貌朝儕雲氣升騰也婉少貌變好

貌○蒼蔚朝儕言小人衆多而氣欲盛也季女婉孌自保
不妄從人而反饑困言賢者守道而反貧賤也

候人四章章四句

序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此序但以三百赤芾合於左氏所記晉侯入曹之
事遂以為共公未知然否

鴉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

如結叶訖今

興也鴉鳩結戛鞠翁也亦名戴勝今之布穀也陸璣曰一
名桑鳩或

謂之題肩齊人謂之擊正本嗣
覃曰北人云撥穀似鴉長尾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

平均如一也嚴氏曰郊子所謂鴉鳩氏司空
如結如物之

固結而不散也○詩人美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故言鴉

鳩在桑則其子七矣淑人君子則其儀一矣其儀一則心

如結矣然不知其所指也陳氏曰君子動容貌斯遠暴

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其見於威儀動作之

間者有常度矣豈固為是拘拘者哉蓋和順積中而英華

發外是以由其威儀一於外而心如結於內者從可知也

輔氏曰陳氏引曾子之言為說不惟解得此詩意出又正
得曾子所言之本旨內外無二理見其內可以占其外也

○鴉鳩在桑其子在梅叶莫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叶新

其帶伊絲其弁伊騏音其

興也鴉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異木子自飛去母常不移

也蘇氏曰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居一以俟之無不及者帶大帶也大帶

用素絲有雜色飾焉孔氏曰玉藻云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是有雜色飾弁皮弁也

騏馬之青黑色者弁之色亦如此也書云四人騏弁今作

綦○言鴉鳩在桑則其子在梅矣淑人君子則其帶伊絲

矣其帶伊絲則其弁伊騏矣言有常度不差忒也

○鴉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它得反其儀

不忒正是四國叶于通反

興也有常度而其心一故儀不忒儀不忒則足以正四國矣大學傳曰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

○鴉鳩在桑其子在榛側巾反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

國人胡不萬年叶尼因反

興也儀不忒故能正國人胡不萬年願其壽考之詞也

鴉鳩四章章六句愚按鴉鳩之子雖非一而鴉鳩飼之之心則如一其子之飛往雖無

常而鴉鳩居以待之則有常詩人托興之取義者亦以應接事物之變四國人民之衆而君子則度有常

而心如一也然其言之有序以為君子之心如結是

以其儀專一而有常度有常度是以其帶有弁亦有

常而不差忒不差忒是以其儀不忒而可以表正四

國表正四國則其終也可以受天之祿而壽考萬年

是雖祝願之詞固亦天人感通之理也陳壽翁曰心

結而儀一且不忒表裏一致也四國國人之皆正遠

通一致也由之久而胡不萬年久近一致也國

人願其年壽之久豈非欲賴其表正之久哉

序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此美詩非刺詩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音郎愾音苦我寤嘆念彼周京叶居良反

比而興也冽寒也嚴氏曰列旁二下泉泉下流者也苞草

叢生也稂童梁莠屬也陸璣曰禾黍秀為穗而不成則疑然謂之童梁今人謂之宿田翁或

謂之守田愾歎息之聲也周京天子所居也○王室陵夷而小

國困弊故以寒泉下流而苞稂見傷為比遂興其愾然以

念周京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叶疎愾我寤嘆念彼京周

比而興也蕭蒿也陸璣曰今俗謂之牛尾蒿京周猶周京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著音尸愾我寤嘆念彼京師叶霜夷反

比而興也著莛草也陸璣曰似藎蕭青色科生本草注曰其生如蒿高五六尺一本多者至三

五十莖生便條直異於衆蒿秋後有花出枝端上紅紫色

形如菊用其莛為筮以知吉凶故謂之神物史記云著滿

百莖者其下有神龜守之上有青雲覆之京師猶京周也孔氏曰周京與京周

○芄芄薄工反黍苗陰雨膏古報反之四國有王音荀伯勞

力報之

比而興也芄芄美貌郇伯郇侯文王之後嘗為州伯治諸

侯有功孔氏曰左傳富辰稱畢原豐郇文之昭也季廷仲曰郇國今河中猗氏縣王制謂二百一十國為州

州有伯是九州中有九伯也○言黍苗既芄芄然矣又有陰雨以膏之

四國既有王矣而又有郇伯以勞之傷今之不然也輔氏曰列

彼下泉浸彼苞稂則衰爾之意可見芄芃黍苗陰雨膏之則生生之意可見何詩人之善於形容也

下泉四章章四句

程子曰易剝之為卦也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

爻尚存如碩大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一陽在上如碩大之

果人不及食獨留於上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

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問變於上則生

於下乃剝復相因之理畢竟相須經由坤坤卦純陰無陽如此則陽有斷滅也何以能生於復曰凡陰陽

之生一爻當一月須是滿三十日方滿得那腔子做得一畫成今坤卦非是無陽始生甚微做一畫未成

非是坤卦純陰便無陽也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

思治故眾心願戴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

所以居變風之終也

君子在上而小人皆戴於下是君子得輿之象

○陳氏

曰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人道絕矣

聖人於變風之極則係之以思治之詩以示循環之

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

居東萊曰匪風下泉雖皆思周道之詩然

匪風作於東遷之前此一時也下泉作於齊桓之後此又一時也嚴氏曰匪風思周而宣王中興下泉思周而周不復興無其人也輔氏曰匪風下泉二詩雖皆思周道之詩然匪風作於東遷之前其意尚觀乎周道之復興故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若下泉則作於齊桓之後不復有觀望之意矣直慨歎想慕之而已程子因解剝卦而及匪風下泉二詩居變風之終之說可謂得聖人之意矣陳氏所謂以示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尤足以補程子之說故並載之

序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

而思明王賢伯也

曹無他事可考序因候人而遂以為共公然此乃天下之大勢非共公之罪也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詩卷第七

以言變風之類也



